

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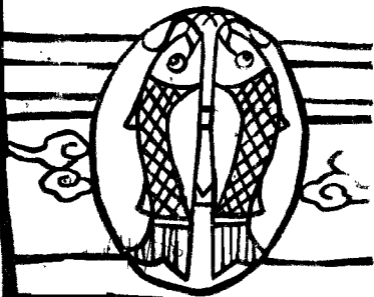
山

下

北方文叢

下山茅

東平著



總經售 中華書局 發行 海峽洋書屋刊



像 遺 者 作

## 目 錄

作者遺像	扉頁
茅山下	一
把三八式槍奪過來	七五
王凌崗的小戰鬥	七九
逃出了頑固份子的毒手	八七
友軍的營長	九五
兩個靖江青年	一〇一
溧武路上的故事	〇五
後記	一五

# 茅山下

莫回顧你腳邊的黑影，

請抬頭望你前面的朝霞；

誰愛自由，

誰就要付予血的代價。

木花開滿山頭，

紅葉落遍了原野；

誰也不歎息道路崎嶇，

我們戰鬥在茅山下。

## 第 一 章

周俊，中學生，那長而瘦削的年輕人，從鄉長的屋子裏匆匆地跑出來，在擠擁不堪的人羣中聽到郭元龍的兇惡的叫聲，他心急得要死，脚步都有些紊亂，天已經很冷了，他的背脊還是出着汗。他故作鎮靜的一步一步很沉重，很吃力的走，不時把面龐搖擺在旁人彎曲而突出的膀子上，把整個腦袋都搖得發暈。——他喪然地，困惑地走到郭元龍的面前，看着郭元龍結實而英武的坐在一張矮凳子上，讓許多的人，中隊長謝偉謀，分隊長彭傑，以及來自各方的隊士們圍圍的圍着，這些人越是靠攏他越顯見沉默，在最外層的人發出的聲音都低低地至幾乎聽不見。

——參謀長！參謀長！

他們叫郭元龍參謀長。

天委實很冷了，月亮的白色亮光凜然地照臨在禾叢上，屋頂上，以及南邊池岸的白楊樹上，高高的天籠籠帶着深處的冷氣，令人們望着它牙齒打戰，混身發抖。周俊花了很大力的

氣才擠進了郭元龍周圍的圓圈裏面，備頑強的難以突破的圓圈表示了對郭元龍所懷抱着的——個新的高度的信念，周俊相信。但郭元龍必然因此面引為驕傲，——郭元龍原就一個驕傲的傢伙！周俊這樣對自己說。

郭元龍已經開始在分析敵情，他指出敵人必然大舉掃蕩的企圖，琴鍵着敵人進攻的路線和方向，很有自信地像看到了似的摹擬着。他鼻子稍微向上翹起，眼睛深陷，賊仁收縮到幾乎看不見。當他的話得到一個小小的結論的時候，他的閃電一樣的目光就發出一種威力去震盪眾人，叫他們突然陷於一種惶惑不能自主的騷亂。

分隊長彭傑，那木匠出身的高大的中年人像做了郭元龍最親厚的朋友似的站在郭元龍的身邊，他穿一件褪色的日本大衣，牛皮帶把腰束得很緊，兩隻手掌交疊着擱在那短而破舊的日本馬槍的槍口上，修長的背脊稍微彎曲着，目不轉睛地注視郭元龍兇惡可怕的面孔，他尊重郭元龍，愛惜郭元龍，彷彿郭元龍是他自己所有的一樣。

——你能够懂得日本人這一次出的是什麼鬼計嗎？他帶着很欽佩的口吻對郭元龍發問：如果今日到達九里的日本騎兵就一直駐在九里，又怎麼辦呢？

——什麼？彭傑同志你剛才不會聽見麼？我什麼都說過了。如果到達九里的日本騎兵，

就一直駐在九里，又怎麼衝呢？如果敵人這次的進攻並不止西陽一路——寶靈，直溪橋以及珂陵的敵人也正是謎着眼對我們望着呢！如果到達九里的日本騎兵是敵人預先安下來的耳目，是一種偵察的性質，他們的分進合擊還在後頭，……他們拷問了九里的市民，用鞭子——用洋油灌他們的鼻管，這樣從他們嘴裏得到關於新四軍和延陵常備隊的消息，如果是這樣的時侯，又怎麼辦呢！

郭元龍比一切隨便什麼人都懂得更多，他能够把從各方面得到的零碎的消息一點點的累積起來，就中迅速地加上自己的判斷，然後傳達給別的同志，令人聽來要比原來都更確實，更可靠些。

郭元龍於是分配了他們的任務。

彭傑心滿意足的走了。

郭元龍從那矮子站上站立起來，非常舒適地擺動着兩手，眼周圍的隊士向兩邊分開，羣衆竊竊私語的聲音逐漸的昇高起來。

——日本人的大掃蕩就要開始了！

——參謀長怎樣告訴你的呢？他說的叫你震驚了，是不是？唉，我的小寶寶！



——算了，算了，大家翻一個滾，這一個不會比那一個更偉大些。

羣衆慢慢的散開去，一種緊張而令人憂鬱的空氣像鉛塊似的沉重地緊壓在心頭，——憑着緊張而激發的情緒，人們悄悄地一再從一種孤立無援的情景中把自己喚起，一再把自己的意志堅定起來，用單薄而缺乏鍛鍊的靈魂去正視將必到臨的嚴重的戰鬥局面。

莫回顧你腳邊的黑影，

請抬頭望你前面的朝霞；

從那慢慢地散開去的人羣中，發出了低微的歌聲，彷彿散播着輕淡的憂愁，令人幻夢似的從那凜然的空氣的緊壓下得到片刻的解脫和安慰。

誰愛自由，

誰就要付千血的代價。

茶花開滿山頭，

紅葉落過了原野；

誰也不教息道路的崎嶇，

我們戰鬥在茅山下。

——够了，英雄們呀，現在就出動了吧！郭元龍一派洋洋得意的樣子，他用一種溫和而熱烈的聲音這樣叫；……周俊同志，原來你是躲在這裏，我怎樣都不能把你喊出來，怎麼樣？你很胆小吧？我什麼都計劃好了，隊伍馬上就要出動了，但是我還要給你一個任務——你馬上就出發，目的地是我們司令部，你的任務就是帶一個報告到司令部去。嗯，這樣說，你什麼都清楚了，那麼，你的筆，本子，都拿出來吧！

周俊默默地聽從着，他跪下來，用瓷筒小心地照着，靠着膝蓋上開始在寫。

——今日下午四時半，郭元龍說：敵人騎兵一百二十餘，從西陽到達九里，——寫吧，就這樣，這是敵人預先安下來的耳目，是一種偵察的性質，他們的分進合擊還在後頭。他們在九里圍挖槍眼，有預備據守的模樣。依據香草河方面翠琴的報告，在黃昏的時候，黃土莊

橋發現了敵人的八個哨兵，當然都是一樣的騎着馬，……

月亮的白光泛着淺綠，——周俊垂着頭，默默地無靈魂地跟着通訊員的背後走。通訊員，那中年男子的黑灰色的影子彷彿要突然消逝了似的浮幻地在他的眼前十分靈敏戲弄的作用。周俊低低地歎息着，他覺得什麼都莫名其妙，什麼都不能了解，而郭元龍的兇惡的面孔——那驕傲的傢伙……這些對於他都無異是給予了一個總的否定；他開始覺察到自己的低劣與無能，在郭元龍的面前除了夢見自己的弱點之外可以說一無所用。

通訊員喃喃自語着。他告訴周俊關於黃土莊橋那八個日本哨兵的消息。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興高彩烈地慇懃周俊到橋的附近去打槍，——最後把周俊帶進一間賣炒米糖的草蓬子裏。

——在這裏歇一歇吧！通訊員說。

周俊疲困地，狼狽地倒在土灶邊的草堆上，閉着眼，把身軀縮成一團。

——你冷吧？通訊員從路上保持下來的興高彩烈的情緒不稍低減，他關切的問：你餓了？弄兩碗糰子吃吧，——你吃不吃糰子？

周俊勉強地點了點頭，隨即劇烈地會咳嗽。他要那賣炒米糖的老婆子給他一支洋火，因

爲他是外省人，老婆子一點也聽不懂。

通訊員低低地哼着，學着服務團同志的抑，揚，徐，疾，有節奏的調子，隨着那調子給周俊一支捲煙，他的有節奏的手簡直是在跳舞。

掛在壁上的洋油燈搖搖欲滅，間或一陣寒風帶着遙遠而悲戚的狗吠聲從那破爛的門縫裏吹進來，令人冷得發抖。周俊突然地吸着煙捲，每一次口裏噴出烟來，每一次使自己緊張着，眼睛銳敏地然而絕望地凝視那燈火搖搖不定的火苗，半聲不響。

停了一會，他用一種矜持的顫抖的聲音對通訊員這樣問：

——同志，你認得郭元龍那個人嗎？

——郭元龍，……通訊員回答：我們的參謀長怎麼不認得呢？怎麼樣，他很壞嗎？不怎麼壞吧？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

——……我懷疑這個人，我害怕他——這末後的一句聲音很低，至於幾乎聽不見，接着周俊又說：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是的，他參加過三年游擊戰爭，他的身上有七個傷疤，打仗，他是一個能手，但是我懷疑這個人，我害怕他，——同志，我是剛剛從學校裏出來的，

我懷着滿腔的希望，希望自己在戰鬥中也鍛鍊成爲一個有用的東西。但是我現在已經開始發現自己完全失去了作用，失去了一切能力；戰爭沒有我的份，我變成了什麼都不懂，變成了廢料！——這是什麼緣故呢？同志，這樣說，你能够聽得懂嗎？

——我不大懂得你的話。我知道你和郭元龍同志的意見不合。

——沒有這回事。

——你和他發生了衝突。

——你一點也不了解我，你完全說錯了！

——我覺得我們革命同志應該團結，不要鬧皮氣，你應該和郭元龍同志趕快和好。

——不，不，完全不是這回事！你的話對於我簡直沒有半點意思！

第二天的早上，大約八點鐘的時候，他們到達了司令部。

昏濁的太陽光微弱地照著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崗，句容市鄉的密於戰鬥意味的村落，錯落地和蒼翠的松林混雜在一起，在山崗與山崗間的罅地裏隱蔽着，潛伏着，或者峨然高據在山崗之上，彷彿突然地騰風而起，昇騰到山崗的高處，而以雄健的姿勢俯瞰全境。天更冷了，北風驟亂地刮過山崗，激那蒼翠的松林，——蒼翠的松林在遠處成爲黯黯的散亂

而交疊的碎片，在北風的衝激中，陰霾地，憂鬱地顯出不明的深邃而渺茫的色調。東邊二十里遠，被北風捲起的飛霧，昏濛地，薄薄地掩蔽了茅山高峻，爽朗的峯巒。

離開了昨夜緊張而激發的情景，睜開了郭元龍，周俊，那麗麗的不堪一擊的年輕人彷彿恢復了固有的熱情和勇武，忘記了疲勞，忘記了其他，元氣十足地有禮貌地與別後數月又於今天偶然重見的同志們握手，問好，而且熱戀不捨，至於「同志」和職位的稱呼都不能使自己滿足，而必須深心地叫之為「朋友」，……

#### 一間燦而光亮的房子。

左邊壁上掛着大得要命的五萬分之一的戰區的地圖，——靠近寫字桌子那邊，又是一個比較小的江南敵人據點星羅棋佈，排成了很密的梅花格。揚子江像一條被猛力敲擊的又粗又重的鐵鏈，迴響地搖旋着，寸斷着，……新四軍，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小小的隊伍，以游擊戰爭的飄忽，淡然的姿影，帶着熱熾如火的戰鬥衝動，在那棋盤格子與梅花格之間，千百次的往復不斷的迴響，穿插，——就在這地圖上面，普遍地寫着「我軍襲擊五次以上」，「兵車顯

覆」，「橋樑爆破」，「日本守備軍六百四十名全滅」，「偽軍反正八次」，「偽警團別反正十三次」，……等等紅色的勝利的記號。而在接近窗口那邊，在另一個江蘇全省的地圖上面，繪我盤旋，烽火漫天的茅山地區，竟是突然地縮小，小到一個指甲片子都擺不上去了！——誰都知道，頑固派是不准這地區擴大的，而且要把它縮得對小，他們以十萬大軍佔據着廣德、郎溪、高淳一帶的地區，佔據着整個的黃山山脈和天口山脈，到處的製造磨擦，捕捉新四軍的通訊員，襲擊沒有武裝掩護的新四軍的工作者，……頑固頭子總指揮冷欣在裝腔作勢的說：「和你們新四軍一道，事情總是不斷的發生，你們還是去遠一點吧！把你們的司令部搬到瓦屋山上去吧！」十萬大軍竊手竊腳的躲在新四軍的背後，等候新四軍什麼時候從敵人的手裏奪回來政權（以政權歸還人民），他們就吞食這政權，——爲的政權應該從那個剝削者交回這剝削者，……然而新四軍戰鬥着，千百次的往覆不斷的週曆——於是就在那對面的壁上，像商店裏陳列他們高價的貨物似的炫耀着，有意誇張地掛着無數的勝利品：軍刀，日章旗，望遠鏡，擲彈筒，有三角皮盒子的拳銃，以及裝着自動槍刺的漂亮的日本馬槍……

外面，蒼翠的松林，遮着天空，掩蔽着整個村子，飢餓而力乏似的，陰沉地，悠久地在北風的衝激中發出吼叫，長長的紅腳草和松針的濃烈的氣味到處交流……

生活在這個房子里的司令員，學生出身的年輕而壯健的四川人，從十年戰爭，三年游擊戰爭中鍛鍊出來的老布爾塞維克，那驚心動魄的革命戰爭的組織者，他已經成爲一個單純的獻念式的人物，他的堅定的眼睛給予人們一個單純的概念：清醒！一點不能懈怠！時刻的警覺着！——看來，他的影子是遼遠的，遼遠得幾乎不能辨認，遼遠得變成了小的黑點，像一隻鷹，在句容、京郊、鎮江、丹陽、金壇、溧水，在整個大江南北戰區的高空中飛翔着，精細地從百仞的高空把地上的松鼠和落葉都加以判別，找尋襲擊的目的物，襲擊它，和他發生兇惡而可怖的戰鬥；他的正確的領導使一個戰士當伏在草莽中還感覺着他的熱的視線的追求，——而另一邊，那飛翔的鷹，他要謹慎地防備着從背後，從黑暗中射來的陰謀的猛箭。

丟開了手裏握着的筆，他站了起來，離開了他的寫字桌子，——他穿的是一件有着風帽的昭和式的簇新的日本大衣，嘶啞而帶煙燻，一隻手揆着大衣上金黃色的發亮的銅鈕扣，在房子裏踏着闊步剛躡躑，等待崗俊的發言。

崗俊把報告交給他。

他接了報告，隨即用高興的歡迎的調子，一字一句的誦讀起來。

——今日下午四時半，……這報告是你寫的吧？



停了一會，他又一字一句從頭開始的細讀。

——今日下午四時半，敵人騎兵一百二十餘，從西陽到達九里，……不，同志哥，從南領得經過塔山，然後到達九里，而且只有八十七匹馬。這是……一種偵察的性質——他們在九里兩挖槍眼，有預備防守的模樣。那裏！那裏！他們就要走的，——沒有別的嗎？那邊的常備隊怎樣了？很恐慌吧？

——沒有。周俊回答：那邊的常備隊很好。最近洗刷了幾個壞蛋。

——郭元龍怎麼樣？他叫你回來幹什麼？就是帶這報告嗎？他把你當作通訊員一樣只是帶信，你告訴他，以後不要這樣動不動就叫你回來。你們按照決定的計劃去做吧！最近沒有什麼要來問我的，我也不要看你們的報告——你這樣告訴他吧！還有——

他把烟片揀得很扁，用力地從嘴裏擱開，擱在地上，小心地踩滅那火末，他的聲音在那凜然的肅靜的房子裏重疊着，冷冽地作着繚繞，沈默都不能把它驅散，……

北風颯亂地刮過山崗，衝激那蒼翠的松林，蒼翠的松林又開始了它陰沉，悠久的呼喊。

——爲了加強茅山以東的工作領導，他繼續說：你們那邊必須成立工作委員會，由郭元龍，你，林紀勳三個人組織，書記是郭元龍，你告訴他要馬上召集開會，——我給他一封回

行吧。

他平下來開始在寫。

——就這樣，他把回信交給周俊；吃了中飯就回去，路上怎麼纏？

——路上完全沒有問題。

——那很好。

## 第二章

周俊從司令部回來的第二天，郭元龍就把他派到九里方面去了。

郭元龍把九里最初的三個青抗會的領導人介紹給周俊，他們的名字是黃榮新，陳炎和朱雅。

周俊第一次和黃榮新見面的時候，黃榮新請周俊在哥哥開的館子裏吃喂喂（一種很好吃的貝類）。

——人類有什麼聰明呢？黃榮新的哥哥，那小飯館的老板慫慫地眨着紅腫的雙眼，滿口噴着臭酒，他用一種悲切的調子這樣說：我讀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曉得世界上有一個聲譽顯赫的農家子叫華密頓，是一個創造世界文明，推動人類向上的人物，——先生，據說這樣的英雄往往是從一個茅蓬子裏生出來的呢，並且我相信有這麼回事！可是人類的聰明也不過如此：那只是在書本上記載一下，寫一寫，說是有教育意義云云，其實都是一些騙人的鬼話，像這樣的英雄原來在世界上就不會有過，倒是日本人到九里得來的時候，他們捉

鷄，殺人、找花姑娘，誰也比不上他們的威武。

他發脾氣似的叱責他的女人，——那面孔像椰子一樣又紅又腫的老板娘，叫拿更多的喂喂來。接着舉起了一大碗的酒，用一種半睡眠的朦朧的動作簡單地默默地作一回禮讓，於是，有五十秒鐘的時間把那闊大的面孔完全浸溶在酒碗裏，幻夢地發出痛苦的呻吟。

他對他的女人作了個鬼臉，兇惡地發出命令來，用力地抓住她的頭髮，重重地毆打她，舉起着青根的手沒命地敲擊她的後頭。

——現在說吧，說「饒饒我」吧！像那一天給日本人抓住一樣，說出那樣不要面孔的話來！

——饒饒我！……饒饒我！……

——你這個賤胚！

——你放了我，你放……

那小飯館的老板放了手，於是拍拍周俊的肩膀，很抱歉似的對周俊解釋着：

——同志，我就是耍這樣的來處罰她，是的，處罰她，我是每天都這樣處罰她的。

——是的，每天。他繼續說：——我每天都要重重的打她一回。……爲甚麼？我告訴

你，這個賤胚，這個不要面孔的東西，前一次日本人到橋上來，她陪日本人抓走了，——從此以後她就低下頭來，就連我也跟着低下頭來。

說着，他揮着手，叫他的女人到別的看不見的地方去。他好像發了一個瘋癩，此刻正復了元——隨即很有禮貌地和周俊握了握手說：

我這個人是很爽快的。我處罰了這個女人，並且有你先生在座，作我的見證（證明他已經從被污辱的情景中挽救出來了！）——這就是我最大的榮幸。

於是頭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周俊很激動地對黃榮新提議，最好叫他的哥哥去參加抗敵自衛團。

黃榮新爽快地點頭，淡淡地這樣說：

——叫他去吧，這痘鬼，不要理他，在我們九里沒有一個會相信他的。

黃榮新把他哥哥的胡鬧擺在一邊，他報告周俊關於九里青抗會的工作情形，着重讚揚青抗會——他自己所領導的歌詠活動。他駝背，瘦長，鑲一個金牙齒，——一對竊賊一樣的狡猾的眼睛裝着商人的僞善，有時候垂頭喪氣，悲哀地歎息，像一條死蛇似的動人厭惡和憐憫。館裏潮濕而油膩的地上爬着無數的水蟲，太陽光從窗滿灰塵的窗紙透射過來，黯淡地

照在屋子裏的地上和黑的某板上。黃榮新於是給周俊介紹了他的一位叔父，——他的叔父名叫黃南青，在上海唸過大學，而且當過了警察，——現在是九里鎮上誰都知道的一位有地位的紳士。

下午，天下着傾盆的大雨，粗大，密集的雨點猛擊着屋頂和外牆，像河水似的發出吼叫，單薄的，敗壞的房子微微地發出顫抖，用一切的力氣排除容積在屋內的水量，——天氣驟然變冷了。間或一陣更大的密集的雨水像蹣跚的馬似的在屋頂上奔過，使屋頂的瓦片發出異樣的響聲，從瓦縫裏落下來潮濕的塵土，混着水沫，帶一種令人窒息的氣味充塞着整個屋子。

——黃南青先生穿着黑灰色的破爛的棉袍，尖頭，小頸，不戴帽子，灰白的頭髮稀疏地直豎着，耳朵短而帶三角形，四孔挖黃，——他每天要用三塊錢以上的鴉片癩潰疾病。

黃南青先生說：

——如果今天不提到在我們九里鎮上做出一番大事業來，那麼什麼都用不着講，否則的話，我們却不能忘掉一位傑出的人物。——這是一個什麼人呢？如果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就用不着去探究他的底蘊，在我們九里，要探究一個人的底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我們九

里，隨便什麼人到來看，都要覺得複雜，紛亂，茫無頭緒，誰如果想要把它改造一下，誰就要覺得頭痛，甚至說不定要碰破鼻子，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原因是簡單得很的，——在我們九里，什麼事情都已經有人在做，並且都已經做得很好了，……這不但現在是這樣，而且將來也是這樣，腳底下踩薄弱的人，或者自己又讓另一個人踩在腳底下，都是舒舒服服的過渡的。就每天每人的收入來說，什麼人應該拿五毛，什麼人應該拿一塊，或者什麼人應該賠錢出去，都是用天秤稱好了的，誰也不用爭論，誰也不會怪誰，——當然，人是不能沒有好壞的，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在一件事情上發生紛爭，結果誰得誰失，正像冥冥中的主宰，可以決定全九里的運命，……

黃榮新坐在他叔父旁邊的凳上，熱心、誠懇而毫無成見，用一種坦然的態度儘可能幫助周俊——祇要遇到一個難以理解的題目，不管是一個人名，物名或者村落的名稱，都要使周俊能够立即透切地加以了解，並且他是那樣善於忍耐和等待，祇要有一個適當的時候，他就對周俊作關於九里的某種問題的珍貴的說明。

雨下得更大了，天色漸變成昏暗。周俊疲乏地傾聽着，在一種令人困倦的情調下繼續着和那紳士的談話。當周俊提出意見的時候，黃南青先生平靜地半聲不響，緊閉着嘴唇，合着

雙眼，用叱退一切騷亂、騷擾的莊嚴的沉默，在那破爛的黑而發亮的安樂椅上像一具死屍似的靜靜地躺着。周俊的發言顯見瑣碎、繁冗而缺乏宗旨，從那紳士的議論中他只得到關於九里的一個難以理解的複雜的印象，這使他彷彿受了打擊似的感到一陣陣的頭昏。

周俊對黃南青先生提出了關於抗日的問題，黃南青先生彷彿已經厭煩了自己的說話，他像指點一個路人到河邊去喝水似的冷冷地說：

——我介紹你去找李孝良吧！李孝良——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人。組織抗敵會，減租減息，破壞橋樑等等的的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如果日本人來了，……唔，也可以去問他，——他是有辦法的。對付日本人比對付一個九里人容易得多，日本人有時還可以騙一騙他，可是九里人你總是要騙他也騙不了，所以我勸告你們新四軍的同志，最要緊的是要和九里人說真話，比方就減租減息來說，種田的人得到了利益之後和抗日有什麼關係？種田的人如果舒服了，九里會不會造成旺盛的賭風？田裏是不是還有人去拔草？……並且種田的人就是得到了利益，也不會就相信你們的，特別我們九里人不會這樣輕易的去相信人，……

周俊開始懂得對一個人抱着一種高傲和輕視，從這高傲和輕視中他感到一種新鮮無比的



快樂，用光耀的傲慢的目光居高臨下的去俯瞰一個人的靈魂，而對他加以透視，這便他發出一種愉快的殘忍的心理來，……然而從一個混蛋的身上去找出一點好處來是硬得的，而且工作所需要的正是一點好處，——在統一戰線中需要這樣的一種驚喜的灼見，他相信，只要有這樣的一個適當的，具有特殊條件的人物在眼前出現，就會在工作上取得許多便利，總可以在許多的道路中去找用最短最便當的捷徑來。

他怔着背，顯得有點懶散和疲乏，和李孝良——那紳士所推薦的傑出人物——相識相得，親暱地，肩並肩地在那高高的河堤上走着。他愉快地吹着口哨，……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勢，開始對李孝良作着鼓動。他熱心地在自己的論述中提出了許多問題，同時解答了那些問題。遇到那潮濕泥濘的障礙地，就拉着上身，跨着長腳，像小孩子似的作着快樂的一躍。——李孝良，那穩重，有見識而且有禮貌的少年人，穿着大成裝的袍子，長長的頭髮順其自然的向兩邊披，顯得聰慧，酒脫，帶着三分的才子氣，像小姐似的珍重着自己的一笑一顰。他告訴胡俊，有一次從寶艇來的日本人佔領了他們的村子，他能够很簡單的對他們使用一些日本話，而且非常慎重地小心地注意日本人在談話中的語意，發見他們中間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和善、誠摯的友情，日本人曾經珍重的說明，如果他們對人不遭受反抗，他們是會發出一

種無限的原宥來的，他們已經原宥了不少的中國人。周俊誠懇地然而不客氣地指出他的說法的錯誤，他絲毫不作任何辯解，只承認自己對於一件事情看法的不同，而他對周俊所懷抱着的濃烈、親切的友誼却始終不稍變改。末後他告訴周俊，他有一個哥哥是「共產黨員」，在上海的巡捕房裏當一個探目，他知道上海共產黨活動的一切情形，並且抓了很多的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和他個人之間曾經發生了很小的誤會的緣故。

李孝良在九里買了豬肉和喂喂，把周俊帶到九仙他們的家裏，和他的母親、妻子一道，誠懇地客氣地招待周俊，要周俊到樓上去參觀他的新婚的房間，那裏有櫥木的高大的衣櫥，圓畫，風琴，靈巧的歌唱的百靈鳥，坐立不一的各種肖像和玻璃鏡子，……又在母親面前把周俊作了簡單的介紹，示意給他的母親，叫對着客人訴說當年他的父親——一個廉潔而有盛德的縣長如何被他的仇敵狙殺的故事，孝敬地侍立在母親的側邊。母親則在這時候盡情而悲切的哭泣，眼眶裏緩緩地落下淚來。

周俊徵求李孝良對於九里的抗敵工作的意見，李孝良帶着懷念父親的深沉的悲哀，凄然地這樣說：

——沒有一個人願意過問九里的事情，他每天看到九里，每天想着九里，……怎樣把九

里變好一些，結果呢，只有我自己弄得心勞力拙，——而九里街上的複雜，紛亂，竟是自然而然的造成一種生氣勃勃的繁榮的氣象，爲日本人佔領的城市所不及，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南京失陷以後，大陸公司和茅麓公司打起來了，把九里做他們的戰場；從南京敗退下來的廣東人，他們在這裏落籍，買田地，娶老婆，並且互相的殘害；延陵給日本人放火燒了，倒了很多的房子，九里比延陵燒得還要早，在九里放火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自然，到延陵來的日本人是很多的，可是有一次日本人也到九里來，到九仙來，在我們這裏，日本人只是對人們說說笑笑，——日本人走後，我們到處看看，的確，連一根木板都不會拿走我們的，是見日本人雖然壞，可是在我們九里人眼中卻有另外的看法，我們九里人的看法和國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晚上，周俊敏在黃榮新哥哥的飯館裏。黃榮新又請周俊敏吃了很好的飯菜，……周俊變得皮氣很壞，他好幾次想把黃榮新和其他的人們都痛罵一頓，——而當他想到從今日起要和這些混蛋傢伙一道去負担起抗戰的大事業來的時候，就痛苦得不能入眠。

隔着一重窗簾做成的輪，小飯館的老板伴着他的女人在那屋子裏洗澡，——他沉重地用拳頭把她毆打，兩個人一塊兒哭，這痛，飯館老板的哭聲很粗，像拉鋸一般的抽抽着，有時候

這哭聲突然發出一種愛慕，彷彿對女的作着親切備至的環顧，至於使他的哭聲也變了，……直到兩個哭聲都完全靜止下來之後，就聽見用手輕輕地在浴盆裏撥水的聲音。

過了一會，飯館老板用一種滑稽的調子這樣唱：

……到了明天的清早，

我一個人走下茅山。

他壓縮着嗓子，把聲音弄得又尖又啞，有時候像遭受了猛力的一擊的狗似的從鼻子裏發出敗破的一張琴的聲音來。

茅山的日本鬼子對我說，

——請到頂公來呀，

吃吃罐頭，

做做和尚，

（這生活是多麼好玩！）

高興的時候就把槍口對着九龍場，

砰——放他一槍……

他邊唱邊踏出那屋子，歡欣地走來敲周俊的房門。

——那小鬼在這裏嗎？他低着聲音，完全變成了沙啞。

——他已經走了，周俊回答：他不睡在這裏。

周俊開了門，讓飯館老板走進來，並且拉着他的手表示歡迎。

——同志，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可是等了很久，都等不到和你說話的機會，你知道我的弟弟是一個什麼人呢？那鬼東西——你這樣信任他，是要吃虧的。

——可是你爲什麼這樣瘋瘋癲癲的樣子？你是不是可以變冷靜些，用正經的話告訴我？

——哇，我瘋癲？我一點也不癲。我的弟弟告訴你些什麼呢？

——他總是在我的面前推崇你的叔父，……

——不錯，他依靠那老鬼過活的，他希望能夠讓他的叔父當理事長呢！那老鬼吃了我的

東西不少了，又叫那小鬼來偷我的錢，——馮有呢，他有沒有在你的面前罵我？

——罵的，他罵你是狗鬼！

——他罵，他怕我和你親近，他知道我會倒他的台的。

——他爲什麼種你弄不好呢？

——這說來長呢，……他幫助那鬼去勾結日本人，把日本人引到街上來，占據了我的飯館，把我的鍋都敲碎了，又好淫了我的女人。

——現在他們和日本人還有來往麼？

——他怕死，不敢到寶豐去，日本人有時譚不濟兒子，會向他開槍的。

周俊很同意他的說法，笑了笑，分給他一支烟捲。飯館老板親熱地把烟捲吸起來，他神采煥發，雙眼晶亮。

——明天就要開會了，周俊說：抗敵自衛會要改選，要換掉那姓杜的傢伙。我正爲着這事情苦惱，在九里，除了那姓杜的壞蛋之外你知道還有什麼人呢？

——沒有，簡直沒有一個好東西，他們許多人都是牛馬八面，……我們九里人不會比別處人優，我們知道他們的底細，這些人都是惡鬼！

——那麼爲什麼你們自己不起來呢？

——我們自己？唔，這是不行的。我們有什麼呢？我們也不是英雄好漢，我們立不出章程來，我們只會胡攪，……

——你錯了，英雄好漢正是你們，在明天的大會上，你，還有別的人，都叫他們來吧，叫他們都起來說話，他們反對什麼人都可以說的，這正是老百姓說話的時候呢！

——不，這是不行的，如果是這樣，老百姓會連那開會的地方都不會去的。我們有什麼好說的呢？老實告訴你，我們要不然就當土匪，當土匪，是的，當土匪是很好的，我們有什麼要向他們說的吧？——要不然，豈不是一樣的每天進進澡堂，上上茶館，馬馬虎虎的過日子算了，……

那飯館老板起初進來的時候表現得很好，可是在談話中間慢慢的也就變得狡猾起來，——他會怪異地嘻嘻的笑着，或者緊閉着紅腫的雙眼，默然地半聲不響，像在弄什麼鬼，他的胃腸裏天的變幻莫測的表情起初給人一種空虛的感覺，可是慢慢的又會令人對他發生一種愛好。他好像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最後竟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溜出了用後的房門。

——他總走這唱：

……請到頂公來呀，……

高興的時候就把槍口對着九龍塢，

砰——放他一槍，……

我笑着——回答那鬼子：

——多謝，多謝，

你還是守你的頂公，

我還是上我的茅山，

我們兩個眼對眼的望着，

（哼，你不要太兇了呀！）

我們還是講和的好呵，……

要不然——

隔着那磨菜做成的牆，剛俊清楚地聽見。他歎息着，又開始對他的女人發出誓詞，——



直到很久之後，周俊在夢裏彷彿還聽見他的聲音，他好像又在哭，並且懷着更大的仇恨。

改選開始了。——這已經是周俊到九里來的第五天的早上。

在統一戰線的整個鬥爭過程中期望着一次改選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把工作的前途寄托在改選上面，因而孜孜於在人羣機械地去辨別善惡，幻想着從千百個壞蛋中去找出一個傑出的人物來，把革命的重任付托給他，……

這一切都弄得很糟，就連改選事情本身都是糟透了的！

周俊以丹，句，金，鎮四縣抗敵總會的特派員的資格來出席這改選大會，這改選大會在九里的季子廟舉行。

余九里的鄉，保，甲長，村的抗敵會，學校的代表，都到會了。季子廟擁擠着九里的市民。李老四，黃清海，都到會了，還有九里的鎮長，……只有抗敵會的主任理事杜榮秀先生不曾來，——聽說杜榮秀先生是病了，……

在季子廟東邊的一間茅蓬子的門口，黃榮新的哥哥，那飯館老板把周俊拉住了，他秘密地嚴重地對周俊這樣說：

——今天九里的老百姓說不定會做出一件事情來的，……

——什麼事情呢？

——……我們都說過了，我們非得給杜榮秀那混蛋吃一些虧，——杜榮秀那混蛋帶的自衛隊都不是好傢伙，在九里街上大搖大擺走齊的人都不是好傢伙。

——你攪鬼？

——是的，你明白我們九里人說的什麼話，……九里人不是傻瓜，九里人是頂會攪鬼的，……

他狡猾地嘻嘻地笑着，像一個奇怪的黑影似的隱身到茅蓬子對面的狹巷裏去了。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羣衆來得更多，把李子廟擁擠得緊緊地。周俊駝着背，滿頭是汗，一來一回的在主席台上跨着他的長腳。蹣跚着。他失悔這個改選大會召集得太快了，一切，一切都沒有準備好，在上層統一戰線方面，他如果單純的給予杜榮秀敵視的打擊，——還有什麼意思呢？——結果杜榮秀給打垮下來之後，又是第二個杜榮秀起來代替他。那麼他就只能够在這個小派別的紛爭中可憐地沒了兒子的作用，——在下層羣衆方面，他們是起來了，可是也只是到會場裏來玩一玩，看一看，在他們的眼中，周俊還不過是一個特殊的、超等

的、新鮮有趣的人物吧了。

——現在好了，九里來了一個「有權力的人」……

——他會拿出主張來的。

——杜榮秀那裏去呢，還混蛋，……

——要請他出面才對呀！

聚對平靜地從能守秩序似的——然而非常嚴重地保持肅靜，雖然他們之間還免不了要交頭接語，——他們彷彿在作著一種欣喜的等待，他們決不使自己發生任何騷亂。在季子廟的門口徘徊着的人，興奮地，趾高氣揚地走到南街，走到東街，又回到季子廟來，帶來了更多的人，把季子廟擁擠得更緊了。

他們聽到說：那「有權力的人」是專為解除九里市民的痛苦而來的。

……：九里的市民處在從寶櫃方面開出的日本兵直接的威脅底下，而又為那些維持治安作藉口，實則盤剝、搶劫、不務正業、蛆羣一樣生活着的人們所穿蝕，這些人把持着地方的政權和武裝，自成爲一個法庭，在自己的家裏附設牢監，他們壓迫市民，隨意的把一個人拘捕，給他銜銬或者更重的蹂躪，同時他們彼此也互相弄鬼，……現在好了，九里來了一個

「有權力的人」，——這權力寄托在一個人的身上，他要對所有的混蛋執行一種懲罰，令人們歡快，滿足，從而便於他自己重又無憂無慮的走進茶館，走進澡堂，把日本人的殺戮，漢奸親日派的橫行，紳士流氓的盤剝，搶劫擄在隨後而置之不聞不問。

羣衆厭惡抗敵會，厭惡青年團體，——因為他們厭惡與這些抗敵會並存的許多察訪人民的混蛋。

在南街的一間食物館的門口，有一個市民毆打一個青年抗敵會的會員，——這就是黃榮新的哥哥，那冒失鬼，他毆打和黃榮新一道走的那個小傢伙，黃榮新的友人。

那飯館老板唱着歌，張着闊大的肩膀，把那小傢伙撞倒在地上，而且野蠻地踢了他一腿。飯館老板昏蒙地眯着紅腫的雙眼，兩手交叉在胸口，鎮靜地看着那小傢伙從地上爬起來，而且等着當他爬起來之後又要做些什麼事情，同時唾罵着黃榮新：

——哦，看你這樣子，快當理事長了，人家會選舉你的，你這個不要面孔的東西！黃榮新狡猾地很快地溜到別的地方去了，——可是他帶來了好些個自衛隊。  
自衛隊驕重地把飯館老板擒住了，反剪了他的兩手，用鞭子鞭破他的臉孔。

黃榮新對着自衛隊這樣說：

——你們把他帶到杜榮秀先生那邊去吧，杜榮秀先生今天手裏還有權力，我是擁護他的，——你們告訴他，這是黃榮新的兄弟，一個討厭的魔鬼，你們要把他監禁，要把他吊在脊樑上，都可以的。

另一個市民舉下了自衛隊的步槍，而且用斧頭破壞了被繳械的自衛隊的手。別的自衛隊開槍了，趕走了那週邊的市民，——在紛亂中，有三顆子彈一同射中了飯館老板的頭部，整個的腦袋完全炸得粉碎。

羣衆騷亂起來了。

有冀國的人在人群中大聲地叫着一日本兵！日本兵！——

——不要亂跑，……同志們，靜下來，要注意漢奸的搗亂！

只有周俊一個人叫出這樣的單調、生硬的語句，而且他的聲音是那樣微弱，誰也沒有聽見他。

龐大的堆疊的人羣從季子廟崩陷下來，整個的會場完全陷於可怕的紛擾。——從季子廟崩陷下來的人羣向着東街，向着南街，小孩子和女人作着慘叫，油團子的油鍋，糖菓攤，……被搗倒下來了，野菜，荸薺，蠶豆，鯽魚和蝦蟆，在那堅實的石板上跟着人的飛奔的脚步

在滾動，巷子裏從大呼大喊迅速地變成了死的寂靜，由於被踐踏而受傷的人們的呼喊聲也停止了，——整個的九里鍋完全在一種紛亂、愚昧、不能沖洗的罪濁中屈辱地低下頭來。

## 第 三 章

周俊，那中學生在九里的短短期間的工作完全宣告了失敗，他最少已經是勞而無獲，——他得到了什麼呢？在九里那個黃色的池塘裏，他不過天真地投下一個石塊，魯莽地、毫不經心地叫那池塘裏的水翻騰了一下吧了。

但是郭元龍不能沒有責任。

郭元龍不召集開會，——由於對周俊懷着敵意和輕視，他是採取放任和不管的態度，——他完全放棄了對周俊的領導。另一邊，他自己却弄出了許多的名堂來。

沒有戰爭，就沒有了他的事；只要日本人不來，他就空着。

他集中精神去弄錢，弄手槍，弄馬，……

官廳的維持會長突然不送情報來了，把關係弄斷了，——後來才知道，這裏因為郭元龍同志沒注意他的環境，要他買東西……

常備隊被洗刷的分隊長成德銘，那個狡猾卑劣的傢伙，送給郭元龍一對黑皮鞋，而且是

已經穿底的、破舊的。郭元龍老老實實收下，得意洋洋的穿了起來——，在延慶難民救濟委員會的門口，穿着皮鞋走過去。成德銘那個壞蛋以及他的徒弟們，做了郭元龍很輝的從屬。

九里抗敵宣傳會被杜榮秀那個鴉片煙鬼把持着，整日裏不做別的，只借新四軍的名義在街上亂抽捐稅，但是有一支卜克手槍送給了郭元龍，郭元龍爲了答謝他，用一種永遠不能打破的沉默掩護着他。——當改選大會的那一天，杜榮秀假說有病，實則爲了逃避責任，爲了搗鬼，他從九里走到延陵來了，在郭元龍的房間裏躲藏着。

周俊垂頭喪氣的從九里回到延陵來了。——他要郭元龍召集開會。郭元龍回答他「這不關你的事。」

——爲什麼不關我的事呢？

——這是一種秘密，你最好不要去過問。

——哦！這是工作委員會的秘密嗎？

郭元龍檢查周俊的入黨登記表，決斷地說：



——同志，請不要發脾氣吧，你只有六個月的黨齡，還沒有資格參加工委。

周俊問他看過了司令員的信沒有，郭元龍一句話完全加以否認。

這天下午，周俊又回到司令部來，要求司令員解決他們的問題。

司令員立即派總支委書記和他們一道回到延陵，向郭元龍開闢門徑。

郭元龍變得和善得多了，面孔也沒有怒容，深陷的眼睛狡猾地轉動着，彷彿很容易陪人家作一個笑臉、跑起來一拐一拐的，好像下了決心，拋絕了那些終久要引起人家攻擊的事，既然拋絕了，也就沒有什麼別的牽掛了的樣子。看到周俊的時候，很客氣的點點頭。不過這不是說他已經沒有了驕傲，他正在時刻的給周俊警告：

——請不要誤會吧，我們共產黨員是有禮貌的，可是這禮貌主要的是對從長遠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同志，而不是對你，……

晚上，和郭元龍作了個別談話之後，總支委書記好像把一件事情處理完妥了似的輕鬆地說：

——怎麼樣，周俊同志，林紀勳同志，是不是要開一個會呢？我已經和郭元龍同志談過，郭元龍同志完全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接受了黨對他的批評。

——這樣說，是不是事情就算完了？

林紀勳同志提出這樣的問題。

總支書記一面看了看周俊，徵求周俊的意見，一面開始作着解釋。他說話很慢，北方人的牙音很重，語調拉得很長，總是在很確定、很決斷的語句底下接上了疑問號。

但是他並沒有答覆林紀勳剛才提出的問題。

林紀勳，周俊一致提議用會議的形式來解決他們的問題，總支委書記同意了他們的提議。

郭元龍穿着自製的中央蘇區時代紅軍的軍服，雙手插在衣袋裏，挺着胸脯，腰帶束得很緊，他不要坐凳子，喜歡在地板上一步一步的走，回轉頭，又走，把他的黑皮鞋的聲響掩蓋了總支委書記關於這會議內容的說明。

他第一個發表意見。

他首先說明自己在延陵地區工作了三個月之後，已經引起了敵人和漢奸的注意，因而他現在所住的房子是一個有着前後門的房子。接着他分析漢武路以北整個地區的敵情，連帶說明了他在延陵的工作計劃，關於常備隊的行政工作的建立和反游擊主義習氣的鬥爭也說了，

以後呢，——他告訴了周俊和林紀勳目前的工作方針，順便教訓了他們一頓。

而總支委書記的關於這個會議內容的說明，在他的黑皮鞋的激昂的音響下已經變成了一點影子也沒有。

——還有呢？你對他們兩位的意見呢？總支委書記問。

郭元龍的話一講完，就坐下來，可是他又覺得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走要來得好些，當大家沉默着的當兒，就讓他的黑皮鞋噠噠轟然地響着。

——有什麼意見呢？這就是我的意見。

——既然沒有意見，那麼就請你自己執行自我的批評吧！總支委書記說。

郭元龍突然停了腳，兇惡地、忿怒地禁止似的說：

——什麼？自我批評？是不是要我對他們兩個承認錯誤？

——不，是對組織，並不是對他們。

——那麼首先應該由他們執行自我批評，周俊同志你說吧！——思想鬥爭是站在教育同志的立場上，而不是攻擊一個同志，但是你不是教育而是攻擊！你反對負責同志的領導！在統一戰線中你做了人家的尾巴，你聯合青紅幫頭子黃南青來攻擊我！你和林紀勳同志進行小團

結！

——鎮靜些，準備着鬥爭吧，爲了做一個共產黨員！當郭元龍雷電交加的強烈地發揚火力的時候，周俊這樣對自己鼓勇着。他時常對林紀勳說：「痛苦的時候，就望着列寧和那金黃色的星！」但是他開始紛亂了，腦子漲得簡直要炸裂開來，他憤恨郭元龍，像憤恨一個仇敵，——他覺得自己在理論上並不是不能夠把郭元龍打垮下來，但是郭元龍的驕傲把他整個的否定着。他想到好像自己這樣的人是不能和郭元龍有鬥爭歷史的同志相比擬的，這時候他就失却了鬥爭的勇氣，——郭元龍的兇惡的聲音在他的耳朵邊一轟過，他就慢慢的軟弱下來，至於像小孩子似的要求着哭喊一場，……

他堅定地、矜持地回答郭元龍，指出郭元龍驕傲，看不起新同志，對工作不負責，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郭元龍沉默地聽着，眼睛更加深陷下去，他倚着桌子，泰然地、神彩煥發地把上身微向前伸，用兩隻指頭敲着桌子，一面計算着周俊說出的字句，一面表示自己接受或反應的程度。當周俊在統一戰綫的問題上作着煽動的時候，郭元龍插嘴說：

——這是尾巴呵！同志！你知道麼，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老牌的尾巴主義！

「不！這是謊言，這是誣蔑，這是爲了掩蓋自己的錯誤，——郭元龍同志你快說吧：你的錢呢？你的卜刺手槍呢？還有你的黑皮鞋？這些是從那裏來的呢？都是統一戰線的成績麼？」周俊逐漸的鎮靜起來，他已經能够在發言中整理自己的材料，而且開始用訴苦的口調盤問着郭元龍。

郭元龍暴跳起來，他咆哮着，甚至野蠻地推倒身邊的桌子。他否認這個會議的意義，挺着胸脯，踏着闊步，頭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 第 四 章

——元龍，周俊，紀勳三同志，你們的「鬥爭」已經陷在無原則的糾纏混戰中，現在決定你們停止這個「鬥爭」，對於你們暫時不作任何結論，因為在組織上，不管從那一方面來說，都不能從這鬥爭中得到什麼益處，——而且現在沒有時間可以讓我們的同志在這些問題上去進行有趣的辯論。……一個共產黨員應該都棄這種胡鬧的行為，立即丟開這種行為，但是你們必須把工作緊張起來，一切服從工作的利益，也就是服從黨的利益！——工作是太重要了，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一切的力量去對付它吧！要注意着在那一處工作存在着弱點，黨就在那一處遭到損害，——日本人的掃蕩就迫在眉睫，工作的成功失敗要考驗着全黨，全黨同時考驗着每一個人；戰鬥的勝利，將根據工作上努力的程度……決定寄托於那一種人的身上……

一個大雪紛飛的早上，郭元龍的房子給許多的人——常備隊，彪騎和柳茹的抗敵自衛隊，以及壯悲裏的冬防隊的同志們擁擠着，快要把房子擠裂了。人們盡力的擠，沒命的擠，

也不怕把隊伍弄亂，因為你是彪塘人，我是柳茹人，不管亂到怎樣，他們還可以彼此區分出來——擠着，望着郭元龍住的那房子，那拉長着頸頸，雪花當着臉飄下來，只是用手一抹，鼻子都凍紅了，張開着的嘴巴噴着白氣。穿軍服的，沒有弄到軍服的，穿長袍子戴軍帽子打綁腿的，——郭元龍住的那房子的門口，在無數惶然、焦急、帶着無限憂愁的視線の追射之下快要冒火了，……都拉長着頸頸，都還是盡力的、沒命的擠，從那門口出來的人，又茫然地望着那些在擠着的人，他們滿足了，却還是茫然，於是隨着人的波浪向兩邊分開，走向北街，走向南街，——南街，北街都擠滿滿的了。

郭元龍把司令員的信抓在手裏，看了看，又把深陷的眼睛向着人羣。

分隊長彭傑，那「老木匠」，還是穿着日本大衣，把腰束得很緊，這日本大衣增加了他不少的威武——這是他親自從日本人身上剝下來的，……他愛惜自己，愛惜隊士，更愛惜郭元龍。他站在郭元龍的身邊，只要郭元龍怎麼說，他就服從，而且立即把郭元龍的意思用來代替自己的意思。

羣衆還是簇擁着，把門口弄得水洩不通……在兩個人的腋下擠出了一個散亂的頭髮撒滿白雪的頭，滑溜着眼睛看了看郭元龍，滿足地用舌頭舐去了從頭上滴下來的雪水，又縮回去

了，——雪在下着，沒有風，還是鶯絨一樣的飄着，在半空裏捲旋着，快樂地在飛舞，有時像一致地喝彩似的撒下來，在白的天空中潦亂地閃着白的闌光，像最輕的金屬物似的灑灑地發出微聲，撒下來，撒下來，在帽子上，頭髮上，刺一樣的鬚子上，紅的濕落落的鼻子上，在那各式各樣的衣服上。人們有時會覺到怪異似的互相凝視着，一種原恕的苦笑在嘴角邊掠過，於是拍着手，揚着衣襟，撲着濕落落的鼻子。他們和分隊長，中隊長，政治戰士，指導員，以及更多的一天一天選拔出來或配備上去的新的幹部——而且和郭元龍一塊兒在等待着，……是的，好像是在等待着，等待着什麼呢？雪是不會停止的，還是下得更大。郭元龍——人家會信任他的，因為他勇敢，粗獷而又精細地了解一切，他是從三年游擊戰爭中出來的，他的身上有七個傷疤。他懂得作戰。在戰場上，當許多人心惶意亂，或者嚇得不敢抬頭的當兒，他的兇惡的深陷的眼睛會不可思議地給他們無限的鼓舞和安慰，而且自始至終的領導着他們。如果郭元龍不叫「幹」，不叫「出動」，却老是緘着口，那麼，他們爲了表示愛惜和尊敬，他們會對他發出詢問的。不過只要跟着郭元龍在一塊，他們就懂得幹的時候幹，出動的時候出動，等待的時候等待了。郭元龍是不是已經分析了敵情呢？新四軍到底又消滅了一個什麼據點呢？還有那配合着日本人從背後攻來的頑固派……大家都說，「是不是



請他們到這裏來，在距日本人一里半的地方住一住，看一看茅山的雪景？——愈恨着，可是不免發生一種鬆懈，覺得回到家裏去的好，或者由他們來試試看，也可以讓自己休息一下，而從日本人的手裏轉到中國人自己的手裏，也正如以前從中國人自己的手裏轉到日本人的手裏，都是半斤八兩，而且都是慣了的！新四軍不答應嗎，還是打他的游擊去吧！至於……如果有誰下了命令叫回到家裏休息的話，那麼，即使得不到鼓掌，大家互相地沉默着，裝出那副膽的怪難爲情的面孔，也還是一種擁護，——

雪下得更大了，從瓦礫場上重新草率地建築起來的瓦房子或草蓬子的屋頂都蓋上了厚厚的雪，都有一個清晰的令人一看而覺得愉快的圖畫一樣的角度，都顯出美麗而均齊的輪廓來。在那破爛的，處處重新建起，處處顯得草率，顯出準備着敵人一來就把整個的商店拾着走的樣子的——那破爛的街上，那狹窄的兩邊的屋簷互相銜接的巷裏，無數的隊士們的粗硬腳，從破鞋子，從草鞋（連草鞋和破鞋子都沒有的就從腳底直接）發出熱力來，在那雜沓的佈滿着全街道的黑色的火大的足印上把熱力保留着，使鵝絨一樣的雪慢慢的增加重量，往下面落落，冒出黑的石子，變作一絲絲的流水，混着泥漿，成爲黑的溝渠，流動起來，無窮盡的散發着冷氣。

周俊無力地，衰頹地沿着破爛的磚的屋簷下走，踏着從雲裏冒出來的黑的石塊，跳過去，傾斜着上身，踉蹌地然而矜持地用全力控制那快要跌倒似的劇烈地擺動着的身體，好幾次被固定地阻遏在擁擠的不能沖破的——而且一個個都野蠻地、兇惡地以盛怒的目光相同的人羣中，……郭元龍呢？——郭元龍的兇惡的叫聲以及他們一派洋洋得意的樣子在他的心裏倏忽的一掠過，他就要悲哀地感覺着難受的寂寞，他害怕這人羣，甚至要從這人羣遠遠的避開，因為這些隊士們爲什麼而來，爲什麼而集合成爲這樣的龐大的隊伍，恐怕也是爲着裝飾那驕傲的、不可一世的郭元龍——是這樣的吧？不錯，他心裏會是這樣的想的。

當周俊擠進了郭元龍的房子，在郭元龍面前出現的時候，那些等待着——而且跟着郭元龍一起等待着隊士們，都驚愕地對着周俊那異樣的長而瘦削的影子投射了一眼，都屏息着、靜待着郭元龍要和那彷彿第一次見面似的很生疏的學生子說些什麼，並且從而分別出他們彼此之間是一個怎樣的關係。郭元龍的鼻子總是稍微的向上翹起，眼睛依然是深陷，嘴唇依然收縮着。

郭元龍把司令員的指示信交給了周俊。

在許多人的懷疑和焦急的目光的迫視中，周俊開始讀着那指示信，接受着司令員在那上

面的指責和鼓勵，奇蹟地像受了熾撫似的恢復了鎮靜，恢復了固有的熱情和勇武，也敢於張開着眼睛去正視那簇擁擠的衆多的人羣——人羣的目光却還是非常的嚴峻，彷彿在嘲笑：受教訓的應該是周俊吧？至於郭元龍，羣衆是會把他除外的！

——怎麼樣？把信看完了沒有？

——看完了。

——看完了？郭元龍彷彿善意地微笑着；現在我就要來分配你的工作了。你是歡喜打仗，還是喜歡什麼？是的，打仗，你是不來的，那麼還是到九里去吧！……

——苦悶呀！苦悶呀！我的心裏老是記着郭元龍！

周俊這樣對自己說。

雪在下着，沒有風，還是鸞絨一樣的飄着，在半空捲旋着，快樂地在飛舞，——白的屋頂，白的樹，白的田野，發射出電青色的豔麗的白的光線，直刺着眼睛，愈看愈覺得淒亂了。周俊垂着頭，盡力使上身向前傾斜，沉重的包裹像一個怪物似的用痛苦似的爪捕捉着他長而駱駝的肩背，叫他的身體無可奈何地、空洞地在空間裏發出劇烈的搗動。

——苦悶呀！苦悶呀！讓我從心裏丟了吧！丟了郭元龍那怪樣子！讓我時刻的感覺着：我並不是爲郭元龍個人而工作；讓我麻木；讓我減少一份痛苦！

——你看雪！周俊纒着說：雪是嚴酷的，它是那樣冷，那樣潔淨，它象徵着靈魂的一種苦難，一種冷的潔淨的苦難，就好像一個革命者的靈魂所受的苦難，……

他停了一停。

——我讀過一篇小說。那小說裏所描寫的是一種黯淡的，荒涼的，革命者所遭遇的事件，也是雪一樣的既嚴酷又鮮豔的。我喜歡革命的痛苦的一面，我同意那種既然做了一個戰士就沒有笑的說法。——笑如果不是輕浮，不是機變，也將是一種雪一樣的冷的潔淨的——痛苦而莊嚴的笑。同志，鬥爭是殘酷的，我們呢，痛苦的時候就望着列甯，望着那金黃色的星！他走得變慢了點。雪不停的落下來，——鶻絨似的飄着的雪，在他的堅決而絕望的眼睛的投射中幻夢地一片片的落下來，落在屋頂上，樹桿上，田野上，用它們的冷而潔淨的閃光璀璨地相互輝映。

——革命，他激動得幾乎要發狂了似的說：它要拯救人，可是在某些問題上還有時也委屈人，——被革命的裁判委員會宣佈死刑的人對於自己的死是默不置辯的，因爲他知道，他

的死也還是爲了革命。因此我對戴門爭的殘酷，我對戴門爭的堅決和無情！

林紀勳年紀比他小，他面孔發紅，尖尖的鼻子，黑的很長的睫毛，一對熱情的眼睛火一樣地燃燒着。他穿一付短而合稱的棉軍服，把腰束得很緊，在走過那小小的田徑的時候，不時的有意地叫自己因了雪的降落而跌倒，使結實而漂亮的姿影在雪的照映中發生閃動。——周俊青感而悲戚地轉回頭伸手去扶他，眼眶裏酸澀地滴下了眼淚。

——再會吧，同志！不，你不但我的同志，而且是我的朋友！讓郭元龍去說我們這小團結吧，——受了委屈，算得什麼，……再會，好好的工作，不要學我老是記着……痛苦的時候，就望着列寧，……

於是和林紀勳緊緊地握手了。

射擊開始了，——在九里。

槍聲壓實地，尖銳地飛放在河的西岸，低空裏閃電似的流射出絳的令人目眩的光焰。一堆堆掩藏在樹邊還未參加開火的戰士們，捧着槍，拘偻着背像中午的貓似的眯着眼睛，朝着一個單一的方向，對那年輕的指揮員懷着無限深情似的珍重和作着等待，等待他的派遣，

等待他在自己的行動上作出好與壞、堅定與動搖、勇猛與懦怯的結論來，用畢生的注意力在等待着，——在那狹窄而破爛的街的兩邊，指揮員的命令叫他們極端地小心地按連不斷的變換掩藏的位置，却還是持着槍，佯僕着脊脊，……用畢生的注意力在等待着。短而肥胖的機關槍的射擊手，戴的日本鋼盔，憂鬱地，灰暗地使自己沈醉在機關槍的木柄上面，——他把機關槍的架在橋和街口中間的石板上，短而肥胖的身軀和機關槍構成一條直線，機關槍像狼似的兇惡地追視着前方，噴火口兩邊的空氣混着塵土鐵一樣堅強地作着掩護，子彈壳子流水似的嘩嘩嘩地在石板上發響。這邊的射擊一停止，那邊日本人的機關槍就接踵的向這邊的機關槍陣地作反擊。戴日本鋼盔的射擊手側着身子護他，一大串的子彈用無比的強盛的威力擊落了他頭上相距約三丈的柳叉，柳叉一節節在寸斷，在紛飛。

九里街上的市民都退到九仙和岡村方面去了。——周俊離開了人羣，獨自個在那寂寞的街上匆匆地走着，緊張，無聊而且懊惱。他還是最初第一次參加過戰鬥場面。他學在什亂的槍聲和擲彈筒的吼聲中極力地使自己鎮靜，而且盡可能有意識地明白清楚地在戰鬥中認識自己的崗位。槍聲緊密地接連不斷，戰鬥在繼續着。一間關着門的商店被擲彈筒擊中而起火，戰士們冒着敵彈在河邊取水，撲滅那熊熊地燃燒起來的火苗。周俊被夾在那爲了滅火而忙亂

的戰士們的羣中，澀水，努力擊碎門上阻隔着的木板，處理從商店裏搬出來的凌亂的貨物和用具，最後看着那火在一縷縷的白的濃烟中慢慢地熄滅下來。

翠葉被衝在田野裏，像潮水似的湧動着，他們彷彿被賦予一種可笑的異樣的感覺，一聲吶喊，一個旋風，一顆小小的開花子的炸裂都可以叫他們發生戰戰兢兢的轉性，頃刻之間被提心吊胆的懼怕心裏所支配，通通作一個向後轉，又是鴉鴉狗跳的奔得四散，——新四軍……給打垮下來了！嚴重的提心吊胆的懼怕心理這樣提出發問，……可是新四軍與日本軍隔河相處，中間發生的事情是流血，是驚心動魄的殘酷的戰爭！——戰爭，歷史上虛幻地……或者從別的處所遠遠地傳開着的，如今發生在吃飯，作息，普通的日子中間，一種新奇而欣幸的戰慄的情緒在面孔上掠過，彼此之間彷彿作了一陣鼓勇，於是緊縮着上身，點着腳，慢慢的又向着九里街上彙集，戰爭歷歷地千方百計地向他們作邀請，叫他們不管怎樣的難為情，怎樣的格格不相入，怎樣的企圖躲閃都不能辭退自己的位置，——這是血的嚴重的邀請，這邀請給予他們疾病似的絕大的悵惘和痛苦，要他們改變自己，犧牲自己，以流血、殘酷的戰爭行爲造福廣大的人群，……

香草河靜靜的流着，像一條……帶子，累累地聯結着數不清的村落，這些村落永遠是那

樣平淡、單調，單調得幾乎從他們之間不能區分出彼此，——小河流，牛車蓬，木橋，瓦屋，以至那霧霧似的、從遠到近、處處散佈着、堆疊着的茅草蓬，都只能夠給予人們單調的印象！——那是比之地圖上所指示的牠們的名稱、位置和方向都還更單調些的吧，……新四軍的兄弟們，在戰鬥中熟習這些村落，猶如熟習自己身上的紐扣，這些小河流，牛車蓬……這些村落，在他們腦子裏成爲活的地圖；他們如魚得水的在自己的土壤上面俯仰自如的游泳，叫這些村落！——以及生活在這些村落中的人們也熟習他們，人們將驚異而歎服的鞏固了自己的信念，自擊新四軍作戰的英勇而感動，至於親熱地稱爲自己的隊伍，而且叫自己也成爲這隊伍的一個，……因而戰爭不斷的發生於這一村落和那一村落之間，戰爭將令人們提高自己，使他們驕傲而自尊；一個戰士的入伍以至戰死將令人驚美得淌下淚來。

年輕的指揮員客氣地很抱歉地作着笑臉，從橋的那邊一拐一拐地走下來，他低聲這樣問：

——你是在郭元龍同志的工作隊那邊的嗎？

——是的。周俊回答。

——那很好。這裏……馬上就要解決戰鬥了，還是很快的事情，——可是實戰方面日本



人的增援隊要開到這裏來也不會很久，……你馬上去動員羣衆——要羣衆趕快把我們的傷兵抬走，快些，去吧——去吧！

年輕的指揮員——這個中等身材的漂亮的湖南人微笑的有挫的聲音，非常誠懇地、親暱地對周俊作着無限鼓勇，這微笑的有髓的語言傳出來鏗鏘的一種緊湊的垂感，周俊因了承受這重量而快樂地跛地弓着他的薄而修長的背，至於寬闊地一聲聲發出呻吟來。

在那絲線一樣細小的溼漉漉的田徑上，周俊急急的走着，從吞草河南岸發出的敵彈尖銳地叫鳴着，落在兩旁的水田裏，濺起高高的爛泥，——敵彈像惡魔似的緊緊地尾隨在他的背後，在別的田徑上散亂地走着的羣衆已經有三個中彈，倒下，像沉重的大石塊似的滾到水田裏去。

恐怖，紛亂，像可怕的無從醫治的瘋癲病，把羣衆折磨着，沒有這樣一個有權力的人，他能够下一道命令叫他們把恐怖散亂從身上去掉，叫他們立刻站起行列來，叫他們接受一個任務，叫他們前進，後退，在戰場上去進行血肉的戰爭，……

在九里，新四軍最初第一次和敵人作戰，最初第一次戰勝了敵人。他們以小小的一個連

擊退了敵人一個中隊的進襲，從西面來的敵人的一個中隊逃不得九里，在香草河的南岸，敵人擊斃的一個小隊被消滅了，繳獲了步槍，軍刀和戰馬，……

第二天的早上，有兩個聯隊以上的日本兵——他們來自珲陵，丹陽，白塔，金壇，珠琳，薛埠，南鎮街，白兔，寶堰和句容——集中在九里和延陵，在追擊新四軍的兩個連。細雨迷濛中，他們在延陵街上，第二刻燃起了沖天的火鏡，不到半個鐘頭的時間就把整個延陵徹底地完全毀滅了。火鏡很快的熄下來，黃黑色的沉重的烟霧，悲哀地、低徊地抱着褐色的田野接吻，繚繞着，哭訴着，在香草河的高高的河堤上，日本兵用機關槍掃射田野裏潑水般湧動的人羣。

游動在九里西北的新四軍的兩個連，乘着寶壘的敵人向九里開出的時候在襲擊寶壘，——而當他們向蔚花山方向轉移的時候，却遇見了敵人強大的馬隊。

細雨停止了，花山的尖頂壓着雲捲，紅腳草和山茶的氣味混和着令人顫抖的寒冷，從龜田野裏的血淋淋的尸體發散出來的血的氣味，在寒冷中傳出一種堅凝的寂寞，淒苦的情感，令人凜然地追慕那歷史的英雄突擊的偉業，用戰慄的虔敬置身於那紅的血，雪亮的刀，灰白，紫黑，褐，赭的戰馬，和那寂寞、淒苦的龜田野互相輝映的畫景中，——對着敵人和

自己都給予神聖莊嚴的讚歎與歌誦。新四軍，小小的兩個連，在敵人的強大的馬隊的圍攻中，緊苦地衝過那長滿蒼毛刺球和枯死的野栗子的斑斕的山崗，有一個排迷惑地貪戀地投入那龐大的狂風驟雨的馬隊裏面，沒有一匹馬敢於放蹄在他們的身上踐踏，沒有一個日本人敢於奮身跟退在他們的正面，手榴彈的炸裂和馬的狂驟互相沖激，直豎起來的馬，由於和手榴彈的爆炸發生合抱而至迷醉地麻木地掀落牠頑強而自尊的騎者，高揚的手把雪亮的刀拋向空中。日本人下馬了，他們以葬身一躍的盛氣的戰鬥企圖對他們的敵手作痛快而直接的搏鬥。這是好的，新四軍的指揮員不會吝惜自己的身軀，去迎接那鋒利無比的日本軍刀的試練。

——我看見了，那三個拿刀的日本人！一個結實瘦小的江西人這樣叫。他的手裏拿着最後的一個手榴彈。

——同志們，……我同意你們這樣幹的！年輕的漂亮的指揮員堅決地說。

三個拿刀的日本人在手榴彈的爆炸聲中倒下了，潮溼而發絲的泥土在空中飛舞，——於是有一二十多騎兵越過高起的坎地，繞着乾涸了的水塘的岸邊衝了過來，他們全是天鵝絨樣的黑色馬，在濃白色的薄弱的太陽光下，日本人的黃色軍服和黑色馬幻夢地溶化在一種令人目眩的緊張的氣體中，他們手裏執着的雪亮的刀彷彿因了殺戮的衝動而至於疲困地在黑的馬腹

上低垂着，而且顯見特別的修長。新四軍，不完整的一個排，散亂地依託在那褐色的田埂上面，在作着寂寞凄苦的等待。日本人佔領了一個殘破的舊式碉堡，從那碉堡上面用三架機關槍的火力沖洗田野的一角，掩護馬隊的進襲。他們用粗獷的聲音發出呼吼，勝利地目擊那田野上的敵對者在三架機關槍的火力的沖洗下堅持最後的一瞬，——新四軍，他們的手榴彈也快完了，大概都是僅存的一個，他們却還得堅持，直到那僅存的榴彈都從他們的手中拋出，而且直到他們的槍刺和那雪亮的長刀交接之後，……

天又下着微雨，夜空裏一團漆黑。周俊爲了勸日仗子而走遍所有的田徑，——他深深地感覺到，戰爭一開始，一切的工作就迅速的落在戰爭的後頭，在戰爭迫切地要求着羣衆工作拿出成果來的緊張的情況下，還是讓他一條田徑又一條田徑的永無邊際、永無着落的走着！……漆黑的夜空給予人們一種空洞的，無所憑藉的戰慄的預感，濕落落的泥濘的田徑像蛇的臂杵似的扭弄着腳底，叫人痠疼的四支痠軟，泥身癩癩。他屢次跌倒，屢次的爬了起來，把衣服都弄濕了。漆黑的夜把整個宇宙作一個總的否定，茅山，九里廟，廣闊的田野，沿着香草河的岸邊錯落地散佈着的數不盡的村落，都服從於一個總的無光的色調而幻滅了自己的身影，

——周俊低低地歎息着，被一種灰色的傷感所煩擾，有時候他突然地緊張起來，心裏想藉他的工作將如何因了九里戰鬥的勝利而順利的展開，……工作的勝利會鼓勵他的，當他被痛苦圍攻下來的時候他特別地需要鼓舞，痛苦會使他像一縷小茅草似的嫩弱地垂下頭來，——這好像一陣可怕的風暴的來襲，當他被擊倒下來的時候，他是這樣的庸懦，卑怯，竟至於全身發抖，——他會想起郭元龍，想起他工作上生活上所有一切的失敗，至於慌亂地無靈魂地舉起了抗拒的手；沒有一件事不使他傷感，沒有一件事不成爲他痛苦的根源，並且他是孤立的，他對於一切都抱懷疑和敵視，這懷疑和敵視每叫他陷於慘淡的被圍攻的地位，他的勇氣像一重紗似的單薄地掩蓋着自己的慘敗與敵視，而生命力的貧乏使他乞憐於別人辭色之間的等待和尊敬。

——堅強起來吧！他矜持地對自己說；積極地……而且快步地趕上戰爭！

九里的羣衆基礎太薄弱了，——日本人的更大的掃蕩就要到來，而又處在實權的敵人直接的威脅下，……由於日本人的燒殺政策所造成的恐怖一時在羣衆中緊緊地壓服着，一切工作都很難展開。——九里的自衛隊爲了鬥爭的需要而合併到西陵方面去，九里鎮的鎮長在夜

間秘密地派人到處去放槍，在農民中製造恐怖，另一邊用維持治安的名義強迫農民出錢去買槍，或成立自己的和延慶方面相對抗的自衛隊，殺害新四軍在往來穿補開陸隊的戰士，誘動青抗會的負責人，叫他們到資糧去向日本人自許，……

周俊，那少年工作者的努力始終一無成就，——而當他最後宣告束手無策的時候，司令呂錦來信把他調回到部隊裏去。

## 第五章

三月，當茅山的桃花凋謝了的時候，周俊一個人從瓦屋山方面越過溧武路，又回到他原先的工作地——延陵來了。

香茅河靜靜的流着，像一條金光燦爛的帶子，在鮮豔的太陽光下，炫耀地奢侈地泛起那細碎，耀眼的水波，——微風從茅山山麓的松林、苦竹、山茶，野果，從那長長的紅腳草與極色的亂石堆之間，一陣陣徐徐地吹起，和太陽光互相滲透，盪漾着，在太陽光的浴抱中幻夢地吹出輕絲，歡悅的調子來，使活潑的小鳥快樂得幾乎在顛倒潦亂的鶯舞中把翅膀折斷，……葫蘆草也快樂了，默默地吻着那河水。微風帶來歡悅的調子則纏繞於河俟的高處，久久不歇地吹送着，吹送到河的兩邊，吹送到綿亘萬頃的田野，吹送到整個的平原，於是麥子也快樂，青的豐盛的葉子從肥沃的土壤裏流泉似的噴射出來，這青的豐盛的流泉，汎濫起來了！——青的……流泉的汎濫！青的大地！青的海！

他懷着一陣迅風疾雨般的險惡的驚喜，獨自個在那城廓一樣的碧綠而美麗的高高的河堤

上走着，望着九里季子廟高聳的屋脊，想起了過去在九里工作的慘狀，——他的灰色的內心曾經在這裏遭遇過可怕的陷落——這陷落對於他無寧說是一種有意的逃匿，由於憂鬱和懊惱所造成的痛苦當達到極點之後，就發生一種秘密的——醜惡而快樂的預感，這預感可能使他瘋狂地以歌明代替哭泣，……他習慣於在痛苦中默默地傾聽自己的呻吟的一個人。歌明——當凱歌聲洋溢在整個空間却並沒有被任何人所聽見的時候，他的快樂恰恰是以他自己保持靈魂的安寧與平靜。他要求與一切的人們實行隔離，至於把自己完全隱藏起來——隱藏，還是靈魂的轉化點，在當時，再沒有比隱藏更能適合於自己的生存的了。

這一切都夢一樣的可恥地過去了。

在莊莊里南面夏家村的一間被羣衆所擁擠的茅蓬子裏，他和林紀勳見了面。——這是一個晚上，莊莊里的羣衆正在進行破壞鐵道的動員的一個晚上。

林紀勳完全變了一個人，他的身體長得高大而壯健，眼睛稍微深陷了些，額骨稍微高突了些，紅的面孔給燈光照得發亮，——而他的漂亮，潔淨還是一個樣。他不再是小孩子而已，是一個堅強的工作者。周俊在心裏暗自發出羨慕，他不明白林紀勳憑什麼會在羣衆中建立這樣高的信仰，林紀勳顯然已經成爲了羣衆的了不起的頭目，——莊莊里的羣衆工作在整個



延陵地區是首屈一指的。郭對是這樣擁戴他，接受他的領導，而林紀勤也信任他們，——對於郭對的信任該是一種無比的快樂！……看來，林紀勤和他們每一個都混得很熟了，他在自己與羣衆中間已經奇蹟地獲得了神祕的精神的線索——憑着這線索他不但可以對羣衆發出派遣，並且能够估計他們鬥爭的成果，——而他却還是這樣的用一種推弱，坦然的樣子來掩藏自己，並沒有比郭元龍來得威武些。

林紀勤對周俊這樣說：

——在工作上犯錯誤對於我們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我覺得這痛苦也可以說是對於錯誤的一種仇恨，這是好的，——我們因了這痛苦而仇恨錯誤，並且避免錯誤。一個人的進步是艱苦的鬥爭過程，這是誰都熟習，誰都不願意正視的真理，因為誰也都在計劃着，等待着有這樣的一個適當的左右逢源的時候，過分的重視一種機緣，一種偶然地發生——對於工作（有時也）盡了挽回危局的作用的機緣。許多人並沒有在工作的正軌上努力，却是爲了等候這種機緣，尋求這種機緣而把他的聰明，他的時間都化盡了，……

——同志，周俊凜然地回答說：我願意和你一道進步，可是我承認自己是在探索中，……在探索中，……不錯，我這樣說似乎是有意的模糊了鬥爭的方向和立場，可是對於我個人

而言我是在探索中。不過，我已經比前單純得多了，堅強得多了，我驚異我爲什麼竟是這樣快和我的眼淚告別，眼淚對於我已經成爲可恥的多餘的東西而自告消滅了。我開始歸到由於愉快而發生的不必要的情感，工作是不管情緒好和壞都要堅持下去的。——我這就帶着一種時代的典型，我讚許那樣的鬥爭者；他是那樣的滿身創疤，他帶着勝利以俱來的嚴重的疲乏，他是杜斯退夫斯基式的長而踉蹌的黑影的出現，——我願意學習這樣的戰鬥者，因爲他有駱駝的長途跋涉的精神。

他覺得林紀勤比他強健，——林紀勤，那年輕而漂亮的「小孩子」由於走上了工作的正確的途徑而獲得自己的快樂。他是北方人，父親是一個趕馬的，由於偶一不慎而把洋火點着了馬的尾巴，驚慌得從父親那邊跑出來了，——他就是有這樣的令人愛慕的經歷，——後來參加了紅軍，受過了教育，受過了長期間的民運工作的鍛鍊；他的面孔時刻的微笑着，他善於簡單地發出一種勸解，他的堅定而熱情的目光會給予周俊無限的鼓舞和安慰。

——朋友，周俊繼續說：你知道，我是一個充滿着無限深遠而明智的灼見的人。我曾經對你說過，聰明的人只有唯一的權利，就是他必須忍受比一切人更多的痛苦，——這灼見，他遠隔着真理，可是迫切地望着真理，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的場合，他往往暴露出稚弱可

憐的破綻，……我期待着，這深邃，明智的灼見有一天要和真理發生合抱，從而證明一個勇敢而有缺陷的青年怎樣在鬥爭中長成起來，並且如同把手掌放進火中燃燒一般的證實：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夜已經深了，上絨月像一把鐮刀似的掛着，泛着古舊的黃金的色調，鐵道近旁的電線緊張地發出淒厲的叫鳴，——托菲里的冬防隊已經預早通知了運河岸邊的「愛路團」，叫他們把狗關好在屋裏，而且把梆子敲得更響些。——已經到了時候了，今夜，在鐵道上，將和日本人發生劇烈的戰爭，——在前面，有一個速擔任了那急切的任務：他們要在一個鐘頭之內毀滅敵人的一個據點。直接指揮這個戰鬥的是郭元龍。

從犛牛方面來的一列火車匆匆地開過去了，鐵道上，由於火車的狂奔而起的騷動，成爲一種沉重的顫慄的低音，依附着電線的叫鳴，久久不做地在耳朶裏震盪着。千人的羣衆，散佈在運河邊和鐵道上，馴佳地望着丹陽城的光輝四射的燈光，用最高的情緒和最高的速度在工作着。

沉重的鐵軌非常不容易地——非常生手地被撬開來了，接着把它橫架在鐵軌上面，利用

鐵軌的平滑而向東推移，鐵的平滑的聲音快樂而悅耳，……於是一，二，三，把它拋到河濱裏去，——鐵的平滑的聲音……和千人的緊張的胸脯一同呼吸着，路共的碎石在互相碰觸，狂呼起來的聲音由於夜的寂靜而被嚴重地喝退了。鐵的平滑的聲音吸引着千人的羣衆，千人的羣衆爲了傾聽這聲音而靜默着，……千人的羣衆爲鐵的平滑的聲音所吸引，——

機關槍沿激地，爽朗地在叫鳴，……

陵口車站——敵人的據點着火了。

十五分鐘後，丹陽城外突然出現了奔馳的火，——火光鮮豔地照着鐵軌，倒一樣的閃亮的鐵軌在火光中微微地顫動起來了。郭元龍帶領着他勝利地歸回的一個連從陵口車站開到運河邊來，在掩護羣衆的撤退。他扼守在陵口的街上，讓羣衆像流水似的從陵口的橋上安然通過。就在這橋邊，周俊和郭元龍見了面。

郭元龍從馬背上跳下來，但是覺得沒有停留的必要，又跳上馬背上去。他咬着牙齒，憤然地，沒命地鞭他的馬，却好像並沒有要他的馬筆直地疾馳而去的意思，——不過還是憤怒地沒命地鞭打牠。郭元龍就是要用這樣的一種懲罰來鞏固他的馬，叫他的馬用高昂突出的胸去沖擊兩邊的街牆，叫他的馬強健地發出跳躍，像擲一個鐵球到堅硬的石板上叫它滾動一

樣。

當周俊的影子在他的眼前出現的時候，郭元龍把他的客氣的點頭混藏在由於馬的暴跳而起的躍動中。他彎着上身，微笑地親擊地和周俊握手，急忙地跳下馬來。

——周俊同志，你來得真好！我們將近半年不見面了。郭元龍由於戰鬥的勝利而洋溢着愉快的情緒，又熱烈地和周俊握了握手。

周俊不自然地大聲地笑着。

——郭元龍同志你請客吧！林紀勳插嘴說。

——好的，明天我們在畦里殺雞。郭元龍壯健地回答。他熱得混身汗溼，解脫着軍衣，把一件汗淋淋的襯衣剝了下來。

——明天畦里露不住吧？敵人會來尋報復的。

——管他報復不報，雞總是要吃的呀！

隊伍在水一樣的夜晚中舒暢地作着游動，林紀勳和周俊一塊兒走着，——在到達橫溝橋的時候他摸着周俊的耳朵湊低聲地說

——郭元龍同志和你之間似乎並不很壞呢。

——是的，……

——我看他對於過去的事情會失悔的。——這個人在政治上有他不能擊破的穩定性，而且他正在不斷的進步中。

——這……應該怎麼說呢？——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已經沒有了什麼特殊的興趣，而且我覺得過去我們之間似乎並沒有發生了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林紀勳興奮地追問着：

——這是不是表示你對於那些問題已經覺得厭倦了？

——不，我覺得一切都新鮮起來，……

——你是仇恨他，還是原諒他呢？

——我既不仇恨他，也不原諒他。

——這是……一個原則，你的內心的感覺又是怎樣呢？

——唔，這是原則，這又是內心的感覺，難道我這個人還有更多的東西麼？

於是兩個人都哈哈的笑了。

誰巷里的農民當夜回到家裏來就開始搬家了，——他們要儲藏糧食，安放農具，把許多的竊，篋，木器，蟻蟻罐罐都沉到水塘裏去，準備日本人的到來。

郭元龍和周俊他們疲之地睡倒在冬防隊隊長的家裏，不到多少時候就讓那些亂嘈亂響的人們弄醒起來。

——你是要到丈山武巷，還是要到紅陵去的？

——你呢？

——……麥溪，……

——你不怕人家說你逃跑嗎？

——參謀長有命令！

——哦，原來，……你是執行參謀長的命令——你不要執行得太起勁了呀！

——二嫂子，你的毛頭呢？

——我管他幹嗎，我也不是他的分隊長。

這些人的喉嚨都快樂地叫得很響，簡直像敲鑼子一樣，——郭元龍翻一翻身，發着皮氣，彷彿很願意用那些快樂而紛亂的叫聲來娛樂自己似的用一種滿足的碎雜的聲音嘆息着：

——讓你的蛋吧！……

周俊睡的時間還要短，他很早就爬起來，——天已經大亮了，他坐在門簷上寫日記，有時停下來，看看隊長太太——那漂亮而患着滿身的皮膚病的女人，一面弄早飯一面在收拾東西。

——這個防毒面具是誰的呢？

——不曉得是誰的，這屋子什麼人都來過，程營長，××，×××，隨他去，誰放在這裏，誰會自己來拿的。

——你也做（慰勞）鞋子嗎？

——隊長家裏自己不做鞋子，叫別人去做，行嗎？

從九里的黃色的水塘裏爬了出來的周俊，偶而聽到這樣的談話，都覺得非常新鮮，——面當他在那灶壁上看到這樣一張條子的時候，他就幾乎要笑破了肚皮。

那條子這樣寫着：

一、在這裏吃飯每頓一角八分。



二、睡到半夜向隊長太太大噓大鬧的要東西吃，是要不得的。

三、凡是放下來東西都要自己弄好，否則隊長太太要煩麻死了，而且會洩漏秘密。

四、脫下來的髒衣服如果隨便擺在這裏，就是表示強迫隊長太太要和他洗衣服，是最可耻的，……

——x x x。

——這是什麼人寫的？

——隨他去，這是寫來罵人的，……

這時候，胡家橋頭邊傳來了清晰的機關槍聲，——過了一會，就有人向郭元龍報告：丹陽的日本兵已經出動了，他們一路進攻蔣家，向着莊巷裏這裏來；一路已經到達了文山武署。

郭元龍快活地對周俊望了望，一個小心而胆怯的微笑在他的臉上閃電似的一掠。立刻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他鼻子總是稍微向上刺起，眼睛依然是深陷，謙仁依然收縮着。

林紀勤肥起來了，三個人望着笑了笑。

——……早飯還不用呢。

——早飯倒是容易的，——不過今天裏吃雞，怕有困難了，……  
三個人大聲的笑了。

槍聲到處延濟，偶而一陣微風從樹林裏吹過。在片刻的寧靜中惘惘地把槍聲顯得特別的高揚。簡直就在村子門口發射的一樣，——在麥溪對面的河岸上，~~然後~~所率領的一個分隊已經和敵人幹起來了，——在這裏，最初和彭傑分隊作戰的是日本的十一個騎兵垢辰，他們以日本人所常有的淺薄的誇誇和驕縱。沿着那高高的河根，把他們的馬筆直地向著麥溪橋冷地里的方向地駛，他們要像一根探針似的直入延陵地區，通過那為新四軍的戰鬥勝利所組織起來的無數村落，以不發現新四軍的目標，——不遇到新四軍的截擊為唯一的光輝和快樂，——如果他們偶而與新四軍見面了，却由於他們運動的迅速而耽離了新四軍的追襲，那麼他們的黃褐色的高價的影子將如閃電似的在人們的眼前作着勝利的一掠，然後飄然地遠遠地消失在地平線上——至於無可追尋。日本人要在中國農村的碧綠的麥田與小樹叢之間，以勝利而快樂的一瞬，把他們的身影作着神聖勇武的躍動，這樣的美麗的景色往往達到詩的幻夢的

境界，而日本法西斯的殘暴而厭戰的勇士們將在這裏得到最好的養育和鼓舞，……彭傑所率領的破爛而單薄的分隊不能和威武的日本人相比擬的，當這十一個漂亮的騎兵還沒有迫臨他們的陣地之前，他們首先已經接觸到一種令人顫慄的氣氛的侵襲，至於紛紛的垮到河根底下的水田與桑樹之間，在那裏表現着混亂，逃竄和無所措手，然而分隊長彭傑也和郭元龍一樣，在最危急的時候掌握着他們，他能夠叫他的隊士首先鎮靜下來，並且沉靜地準確槍擊那駭驟而過的最後的一匹馬。這個日本人由於驕傲和疏忽，竟至和他們的同伴發生很遠的距離，掉了隊，——彭傑分隊的三個隊士一齊地瞄準擊中了他，他丟了槍，上身在馬背上一俯一仰的搖擺着，他的高大莊嚴的褐色馬彷彿因着突然受了驚懼而沒命的奔馳起來，他的垂掛着的威武的長劍整畢地在馬的躍動之間沉重地互相拍擊，最後他使盡全身力氣，用兩手抓住馬的鬃毛，把整個上身完全俯伏在馬背上。

像這樣的情景，對於在江南的阡陌間日以糧食地和日本人作戰的新四軍的兄弟們，是常見的——但是對於諳悉裏的農民，那還是最初第一次的發現，那裏真的農民散佈在麥溪河的兩岸，他們歡呼，鼓掌，用一致地喝彩的瘋狂行爲來歡讚彭傑分隊在麥溪河畔的驚人壯舉。

這是誰都知道，誰都有口共諳的事實：白衛隊所使用的火力有他的適當的不能輕侮的強

度，一支鎗所發射的子彈使莊嚴而高貴的日本勇士在馬背上死去了，這不管對於他自己以及爲他的死而悲泣的遠在故國的木亡人都是一種難忍的苦痛。

——「抓呵！……追上去，繳他的馬！」

——「這是什麼人幹的呀？這「神槍手」……」

羣衆的高揚的喊聲把日本人的驕傲沉重地壓服着，——十一個騎兵垢塵被擊倒了一個，走在前頭的十個，由於他們迅速的馳驟而在從夏家村至丈山武巷一帶的叢密的樹林間隱沒了，因此除了那十一個的最後一個被擊倒下來之外沒有發生任何其他的驚險，而旺巷裏的農民已經獲得了切齒的無比的快樂和尊榮。

那俯伏在馬背上的日本人終於像一顆被砍伐的樹幹似的跌倒下來了，……

從蔣家莊方面出現的日本人很快的進入了旺巷裏這個村莊，他們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在旺巷裏縱起火來，他們要用無比的壓力對付中國農民在麥田與小樹叢間所起的「叛亂」，——他們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在幹着，火與殺戮的災難從他們的手裏降臨在這一村子和那一村子之間，這是無從逃避的運命的賜與，日本人爲了遂行「神聖」的任務而幹這殺人放火的勾當，像夜行病者在夢中起行。當回到丹陽城裏去之後，洗了手，又在馬路上開狂起來了，恢復了

他們的康健，——然而丹陽城裏的中國人學會了察看他們的臉色：日本人當勝利歸時會狂歌歡舞。而當他們吃了敗仗時却就免不了黯然地垂下頭來。

郭元龍的面孔沒有了笑，又恢復了他的原來殘暴和驕傲，他隱身在夏家村左近的麥稈堆的旁邊，用鏡子在察看梓巷里方面的敵情，把眼睛都弄花了。

——你們……一個分隊，從冷地里過橋，到麥溪方面去吧！——你們要給敵人一種迷惑，像一條繩子一樣死絆着他，……只要有機會就學彭傑同志一樣繳他的戰馬！

郭元龍堅決地發着命令，他把所有的同志都打發走了，——接着他吩咐着周俊說：

——老周，你呢？你是一個飽經鍛鍊的同志了，我就不會小看你的。我決要給你一個分隊——這又是另一個分隊，你把這個分隊帶到新河方面去吧！自然，我不是要你去和日本人作戰，但是你手下能夠控制一個分隊，是不錯的。……去吧，你必須在佳佳情況下堅持新河的地區！

郭元龍彷彿自覺對於周俊還是過於嚴厲了十點，於是失悔地笑了笑。

——是的，我一定完成這個任務，周俊凜然地回答；他的面孔爲了內心的激動而縮小，而且顯得青白，嘴唇發抖；郭元龍同志，我對你完全是尊意的，在工作上執行你的命令，我

毫無成見，——我誠懇的告訴你，過去爲了我們的關係弄不好，直接間接的使我們的工作遭受損害，這對於我於非常痛苦的事情，——爲什麼一個共產黨員要過這樣的痛苦的日子呢？我早就發誓不願意過這日子了，把這日子結束了吧！——郭元龍同志，我希望你能更了解我，在上下關係完全能互補了解的情況下執行十個任務，對於我將是最大的無比的幸運！

郭元龍把聲音压低，眼睛下垂，他簡單地這樣說：

——我了解你的，……而且我自己過去也犯過錯誤，……指責，去吧！我們都一樣的爲了黨，爲了作戰，我們還有什麼需要解釋的呢？——我們也用不着吵啦，其實說，我們同向着敵人，我們的日子緊張得很，我們連一點吵嘴的時間都沒有。

就這樣，周俊匆匆地帶走了一個通訊員，到村子後面去和他的那個分離去了。

(一九四一，七，十二。)

## 把三八式槍奪過來

李安邦是從直溪橋敵人據點光榮反正過來的民族勇士，是誰都知道的了。

李安邦所領導的這個反正過來的部隊，現在已成爲了抗戰中的一個小小的很精彩的部隊，在襲擊敵人的行動上，表現了他們驚人的勇猛。

下面就是他們襲擊直溪橋日本兵的故事。

五月三十日上午，大約十點鐘左右，直溪橋那狹窄的街上，照例很熱鬧，日本人在新河進行了新的擄殺，又澈底毀滅了延陵，要使中國老百姓離開中國軍隊勢力範圍內的市鎮，這樣來繁榮直溪橋，到處是花格子布，東洋式的商號旗子在屋頂上飄揚，直溪橋快要變成日本市鎮了，只可惜中國人還沒有馴服，日本皇軍洋洋得意的氣概，如果稍一疏忽遭受了中國軍隊的襲擊，就要變得很狼狽，像螞蟻一樣的死於塵埃。

這裏，便來了五個中國的便衣勇士，他們的名字是羅士明，那永昌，馬德生……羅士明是班長——他個子很高大，面孔有些麻，兩眼太敏銳了，又恐怕引起人家的注意，於是稍微眯着，像貓一樣！

他們潛入了直溪橋，羅士明在西街，那永昌在北街，馬德生在東街，還有其他的兩個，並不離開很遠，大約每人相隔四十米突左右。

他們過去在直溪橋混得很久，特別是羅士明那麻子，是全直溪橋的人都認得的，羅士明不斷的移動站立的位置，靈敏的避免和人家交談。不時低下頭來，恐怕有人向他致敬禮。

他們等候了一個多鐘頭，等不到一個日本兵，五個人慢慢的鬆懈下來，變得無聊的樣子，那永昌年紀最小，他有點性急，走過來偷偷的對馬德生說：

『壞了，這一次恐怕要……恐怕要空着手回去了。』

『問一問羅士明去吧！』馬德生也有點不耐煩。

他們向西走不到五步，清楚地望見了四個日本兵背着三八式槍，在挨着羅士明的身邊走來，羅士明只有一個人，要發急了，那永昌和馬德生打算上去幫助，但他們知道一定得不到羅士明的同意，因為他們離開自己的崗位。



羅士明選擇了最後一個日本兵，用駁壳槍向他射擊，但不行，那駁壳槍打不叫，再開，還不行，原來那支槍已經壞了，可巧日本兵仍未覺察，羅士明只好衝上前去，和日本兵進行搏鬥，兩個人扭成一團。羅士明比他的對手來得壯健，終於把三八式槍奪到自己手中，用三八式槍把對手擊倒下來！

街上突然現出極度的騷動，前面的三個日本兵像狂瘋似的發生出奇怪的叫聲，他們亂跳亂竄，用兇暴的目光注視兩邊的羣衆，要找尋戰鬥的對手，那永昌開始射擊了，——羅士明用三八式槍擊倒那個日本兵之後，還槍聲聽來是連接着的，嚴重的戰鬥局面立刻展開到四十米遠以外，但其餘的三個日本兵逃得太快了，那永昌和馬德生回着他們背後猛追，沒有把他們擊倒下來，祇打傷了一個日本兵的手。

目標已經暴露了，五個勇士隨即走出了直溪橋，二十五個日本兵，用四挺機關槍的密集火力向着他們背後發射然而沒有擊中他們，就是馬德生的肩膀受了點微傷！

原书空白页

## 王凌崗的小戰鬥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獨立支隊戰鬥報告

寫了一篇簡單的報告寄給劉主任，——隊伍剛剛從鎮江行動過來，有些疲勞，決定一個上午的休息，我偷一點空到莊湖頭去找一位農民同志，他好幾次碰到我，說準備了一雙鞋子給我，無論如何要我到他家裏去坐坐。這回宿營地距莊湖頭只半里，再不去就恐怕沒有機會了。——這是廿二日的早上，因為那農民同志太客氣，留了我吃早頭，在他的家裏化了一個半鐘點，回到團部來是九點一刻——這時候還沒有什麼情況，接到王凌崗發現敵人的報告是九點卅分的事。

在從莊湖頭回來的路上，碰到一位通訊站的通訊員，他是從王凌崗那方面來的，他告訴我，黃土莊的一位農民同志托他帶信給我，無論如何要我到他家裏坐坐，——這裏的農民同

志大概總是這個樣子，他並沒有告訴我王凌崗橋發現了敵人。

忽然一陣騾子的痛苦的叫喊，接着是騾和馬打起來的聲音，小鬼們也直叫亂喊起來，原來是獨立支隊的支隊長來了。支隊長的馬和王主任的騾子打起來，騾子爬在馬背上，咬住了馬的頭項，馬不能抵抗，突着雙眼，只得冒急地歇着那騾子圍圍的亂轉。兩個阿婆口氣得亂跳亂叫，我們許多旁觀的人一面覺得有些驚險一面哈哈的大笑起來，化了半天的工夫好不容易才把騾子和馬分開來，人羣也慢慢散開，嘴裏說的騾子，馬的故事，耳朵裏聽的也是騾子，馬的故事，——陳×同志，那個肚子又趁着機會誇耀起他的騾子來，什麼雙耳是直豎的，腳蹄子又像個什麼，羣衆紀律又好，從來不吃老百姓的稻田，而且不打架子，句容南鄉的一位王先生曾經出八十塊錢要買他的騾子云云。這樣哄笑了好久我們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今日的情況，問清了王凌崗橋方面發現的敵人。

據說王凌崗橋方面的敵人是來自寶堰的，人數約一百多，昨夜到了東和，今早天未亮從東和南下到達王凌崗橋，還有來自丹陽的兩百多，到達香草的時候分成兩路，一路沿香草河南下，一路向柳莊方面進襲。這時候延陵方面還沒有什麼消息，延陵方面發現敵人還在三十分鐘以後。獨立支隊的住地就靠近王凌崗橋，已經幹起來了，鬼子的重機關槍和小鋼砲的吼

聲都聽見了，獨立支隊的炊事班，文書，小鬼，這個不參加戰鬥的小隊伍已經隨支隊長開到我們團部這邊來。段團長下了命令，叫×連向柳茹方面警戒，×連掩護非戰鬥隊伍到北岡，×連在團部近側待命，各連部都準備着戰鬥。

我們看了×連的陣地，回到宿營地左前方的高坡上來，清楚地望見五里外龍塘方面的小山上敵人的哨崗，正在和柳茹方面的敵人作旋語。延陵街上的屋頂也豎起太陽旗來了，他們是來自直溪橋和玳陵的。——這是一個很小的土墩，上面有很久以前做好了的工作，二連長，連副，劉營長，楊副營長，還有段團長，王主任，團部的通信員都在這裏，幾乎把一個土墩全擠滿了。段團長拿着鏡子在觀察延陵方面的情况，一句話也不說，對於營長，副營長，通訊員的報告都不發出任何的詰問。柳茹方面的老百姓像潮水似的往東跑，香草河畔的槍聲時而緊張時而緩和，從獨立支隊方面來的通訊員不斷的報告王凌崗方面的戰况，敵人此刻還是被阻遏在橋的東邊，他們受了獨立支隊的麻雀戰術的攻擊，竟至放棄了過河向北岡方面包抄我們後路的意圖，終於來自寶堰的那一路也聞到柳茹方面和香草河岸的敵人作了匯合，於是戰鬥的重心顯然要移向×連以及團部附近的陣地上來了。

這已經是上午十一點時分了，猛烈的太陽把我們晒得滿頭是汗，準備戰鬥的預備隊一小

隊一小隊的疏散在柳樹叢下——×××的指導員陳×同志，那個胖子，白色的草帽掛在背上，滿面通紅，他離開了他的騾子，像離開了愛人似的沒精打采起來，他套騾子到現在不曉得有多少時候，但關於騾子的智識他比任何人都要豐富些，每每看到他有意無意的動了很多人的人集中到他騾子的周圍，比腳劃手的評論，自己站在旁邊很滿意的傾聽着，結果把這些人所發揮的偉論都總結起來，作為自己的智識，教別的人怎樣來賞識自己的騾子。當他騎着騾子跑在我的前頭的時候，他總愛對我這樣說：「東平，跑快一點呀！」——離開了他的騾子就落在我的後面，這時候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着：「我是游擊戰爭出身的，我過去一天至少要跑一百二十里。」

我和陳胖子一道，總要找點時間說笑話，那怕是情況最緊張的時候——半個鐘頭之後得到報告，殲滅方面的敵人正在向西移動，有進佔九里，對我們形成總包圍的企圖。於是段團長叫劉營長帶了一班人到九里鎮去佔領陣地。王主任，陳胖子和我們都隨着這一個班來到九里。

我們預備在九里給敵人碰一個大釘子，叫他們向莊湖頭方面圖謀進取，以陷入我們×連的火網，——在九里東面的洋橋邊，我們佈置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伏擊，——獨立支隊在下凌

崗和敵人整整開了半天的火，陳同志那胖子嘆息着：

——怎麼樣的，我們的游擊戰變成陣地戰了，這還要得嗎？

現在他來參加這個伏擊的佈置，自覺特別滿意。我們的嘴裏唸着戰術的三原則四特性，此刻正要來幾極這伏擊性的時候。

我曾經在延陵九里一帶工作了半年的時間，現在用自己很熟悉的九里鎮作爲和敵人戰鬥的場所，我十二分表示歡迎，——我們在河邊的高墩上，用鏡子向延陵的來路窺望，只見一片金黃色的稻田，看不到敵人的半個影子，使我們鬆懈起來，竟有人提議到街上坐坐茶館再說。街上擠滿了人，要從街上通過都不容易，但我們的影子在街上出現之後，他們覺悟到戰爭迫在眉睫，轉眼間所有的商店都四起來，一大半的人都自動的疏散到九仙和大路頭方面去了。

一個機關槍架在一個形着高梁的小小的土墩上，對正着那高高的洋橋，——戰鬥報告從延陵來的敵人已近在半里外，他們走的規規矩矩的一路縱隊。蔣莊方面的洋橋上，段團長帶領的二個班正在過橋，無形中作了一個很好的配合，——望九里進襲的敵人只望着蔣莊洋橋上的隊伍，而且開始跑步了。意思是和段團長的兩個班爭奪九里的陣地，看那個先到九里。

指導員王孝鳳同志，那年輕而漂亮的浙江人低聲地這樣叫：——敵人就在前面了，機關槍要對準浙洋橋，……

射擊要準呵，槍一響無論如何要着他們從橋上往河裏滾！副連長這樣叫。

那機關槍的射擊手開始了對洋橋作瞄準，他是一個老於開機關槍的班長，長的個子在那疏落的高梁和機關槍構成一條直線，機關槍在他的手裏像一隻預備猛撲的猙獰兇惡的狗，然而十分的柔順和馴服。

副連長大約因為對敵人的行列過廣注視的緣故，把眼睛弄花了，他竟然神經質地提出一個令人迷惑的疑問。

——同志們，這到底是一個什麼隊伍？是東洋鬼子，還是我們的隊伍？有個別同志的確爲這疑問所恐懼，甚至這樣附和着：

——真的，不要發生誤會呀，先派一個老百姓去看看去！

我，王主任，陳同志那胖子這時同聲的叫着：

——你們不要發瘋，那裏來的自己的部隊？把槍口對準，預備着放！堅決的放！

然而戰鬥像一條繩子，當最緊張的時候竟突然中斷，——我們的背後來了一連的兩個班



的預備隊，是從蔣莊方面來的，他們不明白我們在九里洋橋的部署，匆匆地趕來了，當敵人迫臨橋下的時候，這個預備隊竟在我們的側方暴露了目標，完全破壞了我們的部署。

於是我們的伏擊成爲滑稽的計劃，——敵人停止下來，伏在對岸的河根底下，開始用擲彈筒向預備隊施行攻擊，而我們只好氣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覷。

擲彈筒猛烈吼叫，一陣陣的黑煙和塵土從我們的近邊緊壓着來，左側方的預備隊，已經在坎場上隱伏下來，高粱下的機關槍以三支步槍作掩護對着洋橋扼守，——敵人再不過橋了，要把敵人一下殲滅已成爲不可能了。

我和陳胖子離開了洋橋的陣地，走進了九里街上，遇到了劉營長，打算用一個排迂迴到九里的南邊，向北進擊，使洋橋東邊的敵人脫出死角，然後加以消滅。但爲了警戒資糧方面的敵人，抽不出這一個排，——而洋橋東面的敵人已開始同原路撤退了。

這個戰鬥弄得我們腳痠手癢的，十分的不滿足

——媽的準備下次再打呵。大家都這樣說。

離開九里是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

原书空白页

## 逃出了頑固份子的毒手

——特團特務營政治工作人員錢一清同志的報告

我被派到特務營工作，是特務營營長馬峯及其全家被莊梅芳反共份子慘殺的前一禮拜的事。

我本來是政治部派到猛團工作的工作隊中的一個。

莊梅芳——鎮江縣長有一次到猛團團部來，我會經會見過他。

記得他當時對段團長說了這樣的話：

——唉，說到陳司令，他的人格之偉大，學問之淵博，真是那一個不拜服！對於整個新四軍，這樣的吃苦耐勞，不斷的打擊鬼子，誰也不否認他是一個最好的軍隊！但新四軍領導下的地方武裝，那就不敢恭維，他們簡直是很壞。

——是的呀，因為我們所領導的地方武裝會打鬼子，譬如延陵的地方武裝自從成立到現

在只七個月，七個月中打了大小三十一次的勝仗，捉到鬼子，繳到鬼子的馬，使正規的部隊都要愧死，又如持團在鎮江所組織的特務營，他們襲擊淳澤的鬼子，屢次破壞從鎮江到塘橋的公路以及鎮江到句容的公路，鎮江西門外的十里長山，本來是漢奸和土匪的巢穴的十里長山，從來沒有一個部隊在那裏站得住的十里長山，現在我們也可以自由活動，成爲打擊鬼子消滅鬼子的場所，誰能否認地方武裝在抗戰中的作用呢？現在只有鬼子切齒痛恨這些地方武裝，我們却可惜這樣的地方武裝太少了。問題倒不在地方武裝壞不壞，而是如何去培養他們，幫助他們，領導他們，使他們好好的發展，成爲抗戰的力量。——段團長立即加以反駁。很奇怪，不僅莊梅芳發出這種論調，別的地方的某些人都一致這樣說，而且說的是一模一樣，簡直是通過電，大家共同遵守一個綱領似的。

那時候誰也想不到莊梅芳是代表反共份子提出了他們的行動的口號——那就是：你們新四軍所領導的地方武裝很壞，我們要開刀了！

反共份子處心積慮要破壞丹陽鎮江一帶的抗日民衆武裝，他們說：

——你們跟新四軍跑，前途黯淡得很，我們不久要大殺共產黨，那時候你們要洗也洗不乾淨了！或者：

——我們現在打算成立一個武器精良，給養充足的正規的獨立旅，我看，你們如果編進來的話，起碼就是一個團了。

他們好像推一個大石塊，推得動，扛着跑，推不動，只好看看，覺得沒趣，就不再想去動它。然而不動他又怎樣呢？不動它，那就要失業，——他們是反共的職業者！

於是還是動，但如此，而且要開刀了。

然而特務營並不是一個地方武裝，而是特圍在鎮江三區所組織的正規的隊伍。然而也要開刀了。莊梅芳臨走的時候又對段團長說：

——我要到北江去了。你們新四軍剛剛顛覆了日本的軍車，鐵路上很緊張，不曉得能不能通過呢！

我就是到莊梅芳「到江北去」的那天，被派到特務營去工作去的。

特務營第三連的一個排駐在西羅，這天晚上，突然開來了一個隊伍，把這個排包圍起來，繳了械，把連長倪俊以及整排的同志都綁了去。

他們只是解下第三連同志彈藥帶，又退出了槍膛裏的子彈，槍還是交給原來的人去搯。不想其中有幾位同志的口袋裏還有子彈，他們偷偷的把子彈弄進了籠，突然兵兵兵兵的

打起來，騷亂間乘機逃回了一大半。不過倪俊還是被奪走，被押到縣政府的特務隊那邊去了。

我對馬營長說：

——嚴重的教訓這些反共份子一番！

全營同志都對馬營長說：

——給他們個嚴重的回答吧！

這是銅江縣政府幹的，爲了遼東我們的政府，爲了鞏固內部的團結，我們却輕易不能動武！——馬營長顧全大局的意見說服了我們。

我們一面向縣政府提出抗議。一面報告上級，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五月二十七日那天的下午，竟爆發了馬營長及其全家被殺的嚴重慘案！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九月二十七日的早晨，馬營長接到了一個片子，那片子這樣寫着：

馬營長我兄勸鑒

茲有要事面商請于是日下午到張村一談謹具薄席相候前被縣政府繳去之槍  
縣政府即將發還貴部我兄儘可放心也

談朝宗 九月二十七日

談朝宗是鎮江偽警察大隊長，不久以前才反正過來，現在是在莊梅芳的縣政府當大隊長了。馬營長沒有警覺到談朝宗這次的請客是反共份子設的一個陷阱，誰也想不到莊梅芳這樣變心癡狂，就在這天下馬營長的毒手。

下午四時半，馬營長到了張村，會見了談朝宗，就喝起酒來，突然從背後開來一槍，把馬營長擊倒下來，馬營長當時很鎮靜，他掙扎着，一個人衝出門外，用他的快慢機一掃，擊倒了首先開第一槍的對手。但終因寡不敵眾，在一陣亂槍之下，馬營長身中八彈，竟完結了他的一生！

當時和馬營長一同被害的有第一連連長和第一連連長的弟弟，馬營長時陣備特務員。馬營長的哥哥在鎮江縣政府當科長，鎮江縣政府在一個時候把他槍殺了，還有馬營長的老婆，未滿三歲的小孩，都一同慘遭殺害，鎮江縣政府對付我們的馬營長是用這樣的割草除根，最毒辣，最野蠻的手段！

馬營長被殺之後，隊伍失去支撐，在這一天傍晚時完全被談朝宗繳械，就是談朝宗帶領鎮江縣政府三百餘名的特務隊在進行這一次的屠殺的。

鎮江縣政府利用談朝宗作為反共的工具，却不想談朝宗反而利用鎮江縣政府來破壞國共

的團結，談朝宗是日本派來搗鬼的，他的反正是一個騙局，不久他又回到鎮江城當偽警察大隊長去了。這不是反共份子的不智，而是他們的醜惡的罪行。

——這是新四軍的部隊呵！特務隊的兄弟看到自己是與新四軍為敵，覺得很驚異。

——不管他媽的什麼「新四軍」「新五軍」，我們都要把他消滅！特務隊的一個姓孫的教練官這樣說。

我跟濟隊伍一道被帶走，當晚談朝宗好幾次派人來找我談話，要留我在他們縣政府工作，可以特別優待，有很好的職位，這些無恥的欺騙利誘都被我嚴峻的加以拒絕。

第二天他們把我帶到上塘街上來了。談朝宗集合了許多區鄉保長——那些兩面派，那些反共專員先生們，在開一個勝利的大宴會，反共份子幹了這樣的罪惡的勾當，從違反正義的黑暗裏去取得勝利，但勝利中帶來恐慌，所以他一邊很高興，一面又在高興中發出顫抖。

談朝宗發言道：

——你們都知道了，新四軍是共產黨，所以我們要打擊他，消滅他，現在我們是這樣的幹了，我們就想到，新四軍這個部隊是不好玩的，憑良心說話，鬼子都害怕他，新四軍如果回頭對我們實行報復的話，我們要如何去應付呢？諸位，今日我提出的就是這麼一個問



題！同時我也必須向蔣仰回答這個問題。我以為新四軍即使來報復也用不着怕，因為現在江南的形勢已經變了，我們的中央政府已經將江蘇浙江兩省劃給汪精衛去管轄，汪精衛是主張和平的，汪精衛主張堅決不打鬼子，既然不打鬼子，新四軍雖強悍，但是他失去了作用，必然要變成洪水猛獸，不過洪水猛獸也無奈我何，因為我們不久就可以把隊伍駐到鎮江城裏去，鎮江城不久就要插青天白日旗！

當時許多人的面孔都變了色，表現得很慌亂，對於這些爲非作惡的先生們，只要一提到新四軍，無論從那一方面去想都感覺到懼怕和不快樂，這樣在勝利的大宴會中連酒菜都會變成沒有味道了。

他們對我們沒有什麼嚴密的看守，究竟要把我們怎樣處理呢？老實說，他們對這個問題還是猶豫得很——就在這天的晚上，我們悄悄的逃出來了。和我一同逃出的還有一部份同志。

原书空白页

## 友軍的營長

在金壇下新河南邊指前標地方，駐着友軍的一個營。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個夜裏，這個營突然交了從下新河方面來的敵人的襲擊。敵人的迂迴部隊沿社頭、張村至紅廟之線突進到紅廟東北的大河的南岸。敵人的企圖：不是叫他們消滅在這大河的岸邊，就是把他們壓往東面，叫他們一個個沉進長蘆湖的水裏。而在指前標的正面，這個營並沒有能够抵得住敵人的進攻，正在往後而潰退着。情況的危險，作戰條件的不利，莫過於這個時候了。

——現在就戰死在這裏吧！

營長這樣對自己說。

他制止了部下的潰退，把隊伍集中指前標附近村子的一個大祠堂裏面，把這祠堂作爲堡壘一樣的據守，而以一個排展開到直通指前標的高高的河堤的兩邊，收容在指前標街上時被

擊散的部隊。

這個排在二十分鐘後完全消滅在敵人的砲火之下，從指前標得上至南面一帶的村子已經爲正面的敵人所佔領。

這時候，一個偵察兵從西南面的大河那邊回到營長這裏，報告營長他找到了五只大木船。——怎麼？你找到了五隻大木船？你準備逃嗎？………………呼，你這個怕死的東西！營長拔出了他的手槍對着偵察兵，偵察兵沒有半點聲息，他靜靜得簡直停止了呼吸，在黑灰色的夜中看來他的直立的影子像一面碑石。

但是營長並沒有扣那手槍的扳機，他突然想到沒有理由可以槍殺這個偵察兵，他應該率領他的部下利用那五隻大木船立即渡河，而不應該在這祠堂裏作孤注一擲的無意義的死守。他們於是渡了河，安然地突出了強大敵人的包圍圈，這正是夜色朦朧，天將破曉的時候，而營長却是這樣的走避可悲的路程。

這時候他才覺悟到自己的危險。他帶着殘兵，惶急地儘速開到新四軍駐防地的附近，找到了新四軍的司令部，請求新四軍司令官給他以援救。

這個營長是浙江人，一個老於戰鬥的硬骨漢，他個子高大，馬一樣的長臉孔，一對細小

的獸齶纏著良善和機智。

新四軍的司令官安慰他說：

——我們以游擊戰爭的靈活的觀點評價你此次勝利的突圍……勝利，你注意在游擊戰爭的觀點上還勝利二字作何解釋，你豈不是已經安然帶回了兩個連以上的兄弟嗎？在那樣的危險，不利的情勢底下，只要你打一個鐘算，你這個營有立即被消滅的可能。

——但是我的死日到了。那浙江人說，他的聲音是那樣堅定而清晰，彷彿關切地、忠誠地告人以駭人聽聞的消息，却不會在上面夾帶半點兒女柔弱的感情。

新四軍的司令官却比他還堅定——他訊問着：

——那是什麼意思呢？

友軍的營長這樣回答他，在他們的軍隊裏面，到這天為止，還找不出有這樣的解釋勝利的「觀點」，這裏只存在着「味毒樹暴戾的無情的軍紀——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勵和褒獎，這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律，整個軍隊的生命都依靠着他，而像天主教徒的靈魂依靠着天主，而且有了這個，就不用什麼戰術戰術，軍紀——以無數「死」字拼成的連坐法，這就是戰略戰術。一切都是趨向着死亡。他們說，死是軍人光榮的歸宿地，因此軍服

變成了棺材，那時出發上前線，那時就是抬著自己的棺材走過墳墓。

——够了，你的話我完全了解了。新四軍的司令官說：那麼你覺得應該怎麼辦呢？

那浙江人的堅硬的馬一樣的長臉孔看不出有一點表情。——他說他為了從死中求生，他要來新四軍的司令官將他收留，他決意從那殘酷無理的進坐法逃出，重新獻出他戰鬥的一生。

但是新四軍的司令官勸阻他，以為他是一時的神經過敏，對於一件事情過分的去發生感應，事實也許還不至於那樣嚴重。

新四軍的司令官為那可敬的浙江人拍寫報給友軍的總指揮部，報告這個營長的戰鬥遭遇，指出勝利的意義所在，希望這個電報會造成一種熱的幸運的公氣來環護他，使他拯救，然而所得到的却是可悲的回應。

那回電大意這樣寫：此次從下新河方面敗退之敵軍，承貴軍代為收容，非常感謝，但該營長守土失責，有辱我軍人人格，應立即把他解回來執行軍紀云云。

新四軍的司令官坦白地把這個回電交給那浙江人，徵求他最後的意見。——這時候，浙江人的堅硬的馬一樣的長臉微微地笑了。

——現在是我自己應該回去了，他俯臥地一字一句很鎮靜的說：可是新四軍同志所創造

的新天地，却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像小學生似的迷肅地馴服地和新四軍的司令官握手——那堅硬的馬一樣的臉孔像一個古聖人的雕像，永遠刻着那堅定、坦然的微笑的皺紋。

他於是把他的殘兵帶回去了。而在他回到他們的總指揮部的次日，他被執行了槍斃。

(一九四〇·一二·五)

原书空白页



## 兩個靖江青年

國破淪陷以來，鴛鳥一樣埋着頭躲藏了三年的兩個靖江青年，大一點的叫林紀云，小一點的叫曹光吉。他們一同從靖江中學畢業出來，是兩個很好的朋友。

林紀云很發惜自己的人格，只要人家罵他一句，就事和人家拚命，這很好。

曹光吉很驕傲，好像什麼事情都要做得比人更好，瞧不起人。但只要他真的能做得比別人更好，那也不壞。

林紀云說：

——新四軍來了，我們不到新四軍那邊去看一看到底還在等什麼！

——我也這樣想，曹光吉心有同感的應和着：我們應毫不猶豫，立刻就走。

於是兩個人背着包裹來到黃橋，開始在黃橋停下來，看看新四軍真不錯，那麼現在只

好問問自己到底要怎麼辦，……：

——進杭日大學怎麼樣？林紀云這樣提出。

——要不要在操場上叫一二三的呢？我素來很討厭那喊口令的教官。

曹光吾有點不同意，他提議進行政工作訓練班。

——！騷！那有什麼用！林紀云說：將來豈不是一樣的做一個小官僚！

這樣過了好些日子都不能決定。曹光吾覺得很無聊，正在東張西望的時候，受了檢查員的注意，給帶進保安處裏去，經過了詢問之後才放出來。但已經出了這樣一個小小的亂子。

爲了這一點，林紀云非常替他難爲情，怪責他，甚至羞辱他，從此以後不和曹光吾一道出街，如果曹光吾挽到他，會引起他暗中發出歎息！

——活見鬼呀，和這樣的人在一起！

曹光吾看出了他的朋友對自己的態度，他突然覺得林紀云這人非常陰險，而且有點卑鄙。

終於他們吵架起來了。

林紀云對曹光吾冷笑。

曹光吾鬧得面紅耳赤，罵林紀云是混蛋。

——如果你不離開我，就讓我離開你吧！

於是林紀云自己打好包裹走他的去了。

曹光吾氣得暴跳起來。

——混帳的東西，滾你的吧！看看到底誰是要不得的傢伙，但無論如何我至少要比你高出一等！

這樣發誓着，他帶着滿腔的忿怒和進取心，走到古溪，投進了新四軍二縱隊的特務營，因為是一個學生子，文化很高，被認識了這一點之後，他在特務營擔任了文化教員的工作，而且是一個相當漂亮的文化教員。

他心裏想：

——林紀云那什麼東西！他只好回到老家去寫化贖落去！

一個月之後，曹光吾隨隊伍到了海安，在得上，非常意外地碰見了林紀云，這時候的林紀云，也和他一樣穿着制服，精神煥發，也不像以前那麼狹隘，——他和曹光吾離開之後就加入了新四軍蘇北政治部的服務團，受了一些訓練，成爲了並不壞的服務團團員。

他們熱烈地撮手，彼此詢問了分別後的情形，都哈哈大笑起來，這樣才了解卮光吾並不是如何的要不得，而林紀云也並不是怎樣陰險卑鄙，他們兩個都還是很漂亮的一對青年朋友

嘩！

(一九四〇，一二，一〇)

## 溧武路上的故事

在江南，在日本人的梅花樁和棋盤格子中通過封鎖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封鎖線上，「中國軍」和日本人發生了數見不鮮的戰鬥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用血染成的，也可以說是壯烈，也可以說是很可悲的呢！

不過這裏所謂「中國軍」，並不是指的所有中國武裝，這，在一般的老百姓中間是有分別的。在老百姓口中「中國軍」是指的冷總指揮統率下的挺進軍和攻擊軍，以及那些冒失地開到敵區中來的許多成成察察的軍隊，——當老百姓口中叫出這個「中國軍」的名稱的時候，他們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的；當這個軍隊和日本人作戰的時候，老百姓總與能充當十個觀衆，站在補手旁觀的地位，或者好好地在家裏躲藏起來，根本不要去參與那戰鬥場面，——在平時，老百姓怕見這樣的軍隊，而當他們和日本人作戰的時候，他們就越法兇狠。茅山，

九龍塔和茅坑公司附近的居民都嘗過這個味道：只要槍聲一響，他們和日本人怎樣英勇作戰的情形人家倒沒有見到，可是他們殺老百姓是殺得挺兇的。

灤武路一帶的居民述說這些故事，往往要掉下淚來。

在灤武路上——在從天王寺到薛場，特別從××到薛場的那一段，這裏經常是「中國軍」和日本人交鋒——不，「中國軍」冒天地被日本人大事屠殺的場所。這裏正是茅山和濟盤山相銜接的所在，公路從山峽裏遠遠地伸出來，公路上的碎石都染上過碧血，——直到很久很久都還在太陽光下放著血的陰闇的閃亮，……兩邊的荒山全被野栗子，山胡桃，以及那長長的紅腳草所擁沒，這些在那黑的土壤上生長着的東西都顯得過分的繁茂，綠的，陰黑而發亮的，紫紅的豐盛而含水的葉子，彷彿吸滿著戰死者的血，給人一種冷的可怖的感覺。在那潮濕的綠地裏，水塘裏或草叢間，青蛙和紡織娘的聲音都叫得特別高亢，交織成一種彷彿由於人類的滅亡而發生的繁榮的景象，……

在灤武路上，「中國軍」和日本人怎樣作戰，只有那公路邊的居民懂得這個秘密。

有一次，「中國軍」有兩個營開過灤武路，他們慣於在白天裏行軍，因為只有在白天裏，在鮮豔的太陽光下，才能顯見他們軍容的強盛，日本人從山峽裏向他們開槍了，日本人知道

在這樣的一瞬中飽受殺戮的狂歡，槍聲像河水似的在山峽裏流過，「中國軍」還來不及把槍桿子從肩膀拿下，瞬息之間已經有三百多個丟了性命。

像這樣的故事那邊的居民知道得最清楚，——而他們自己，因了冒失，因了不經心，或者由於對戰爭的責任心的缺乏所造成的不智與愚蒙——因了這而招致的失敗，却使他們愈加不容易在敵區中立足，而且愈加對人民施展殘暴，至於墮喪戰爭的勇氣，以日本人的無代價的殺戮來恐怖自己。

現在請讓我來講述這樣一段故事。

這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

「中國軍」有一個團開過萍武公路，進入了萍武路以北的敵區。這一個團的龐大隊伍，如果在一天兩夜之間對於日本人的據點並不能有所作爲，那麼要在挨着敵人兩里三里的地方築起圍地來——而且一面還要與老百姓爲敵，根本是辦不通的事。他們帶着違背的械感在叢林中開封鎖消息，在所有大大小小的路上派出哨兵，對羣衆無限制的叫喊，檢查，逮捕和殺戮，禁止羣衆在任何的路上通過，殘暴地敲斃羣衆，懼怕羣衆的接近。

——先生，爲什麼你們總要放這麼多的哨呢？

在莊湖頭，有一個青年這樣提出發問，

——混蛋！那「中國軍」呵叱着：你問什麼？爲什麼問。

——……因爲我覺得奇怪，我們新四軍是不放哨的，所有的哨兵都是新四軍的哨兵，

——可是你們……

——爲什麼「我們」，「你們」？爲什麼叫「我們新四軍」？你……這個城東西，共產

黨，——豈有此理！新四軍到處都是……

於是他們開了一個城河淹埋了那青年。

像這樣的故事，在那邊的居民中間都在久遠的傳聞着。

然而這樣的軍隊在那邊是不會駐得很久了，至多一個禮拜，他們就要覺得四面受敵，無所措手，而至於又退出了滬甯路以北的嚴重的戰場。

然而這一次，日本人已經知道了他們的消息，——日本人加強了滬甯路的封鎖，日本人準備在封鎖線上和他們作戰，或者在棋盤格子裏把他們消滅淨盡。



——勇敢些吧，沖過去，不要做這樣一個懦弱可恥的軍人！

團長，那長個子，白臉孔，眼睛像佛子般起著神秘的圈的浙江人這樣說了，

接着他唾罵那高大壯健的團參謀，唾罵所有的部下，他企圖在日本人的恐怖中救出自己，因而極力使自己從家人中間分別開來，他罵人家是鬼子，野蠻地發出他的威武，準備着當日本人到來的時候，他可以自己一個人大踏步的走開，用深惡痛絕的態度拋棄那無數的懦夫——他自己所率領的隊伍。

這天的下午，他接見了新四軍的一位支隊參謀……他客氣到無以復加，他首先頌揚新四軍的政治工作，又羨慕新四軍光輝彪炳的戰績，最後爲了表示對新四軍的忠誠，他痛詆舊式的軍隊生活的沒落與黑暗，甚至不惜拋棄自己的立場。

這新四軍的支隊參謀作戰的勇猛，我是不想在這裏作介紹的，因爲要發現一個勇於戰鬥的人在今天的戰場上已經不是一件奇事，——他是一個游擊戰爭的老手，在過去，在紅軍時代，他曾經和國民黨整整鬥爭了十年。

共產黨人有一種單純、樸素的氣質，在統一戰線的場合，往往要使對方盡密的情意以及喪失立場的謙虛成爲可笑或過分，而他的凜然無動於中的氣概，却使連佩服他的人都不可

免對他加上矜驕，傲慢、缺乏情感的罪名。

他是一個灰暗，沉默，並不十分令人注意的人物，他說話不多不少，他不善於胡扯亂談，更不善於互相的拍拍肩膀，造成一種熱烈的空氣來掩蓋人類的無情與狠毒，他答應一個人的請求並不是爲了請求而答應，却是由於人類單純的互助的本能。

——好的，他用一種單調的次低音對友軍的團長這樣說：那麼現在就走吧。

他的鐵般沉重的語句之下只能夠是一個結實，沒有感歎，更沒有包含半點疑慮。

他沒有帶什麼隊伍，除了他的平騎之外只帶一個小鬼，小鬼和他，這就是他的行列。他的小鬼是一個瘦弱的簡陋只懂得嘻嘻地說笑的小孩子，他背着一個望遠鏡，一把很長的日本劍，一支手槍，用日本旗子絨包裹布，手上還帶着一個漂亮的錶，這些都是從戰鬥中繳獲的勝利品，新四軍的幹部就是這樣的喜歡用勝利品來裝飾他的小鬼，——他的小鬼牽着馬走在前面，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走，他決不用鞭子鞭他的馬，叫他急風疾雨的馳騁，他的馬也許是一匹野馬。

日本人在樺武路上等候着，——耳朵裏聽着這警訊而眼睛睜着那支隊參謀騎在馬背上，而他的小鬼牽着馬，一步一步爬上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岡，走向茅山的山麓。他們的背

後，「中國軍」一個團的龐大的隊伍被率領着。

夜幕慢慢的落下來，夜的單一的色調把人類的猶豫，輕望，趨趨不前的面孔像作着慰藉似的覆蓋着，叫他們彼此無從辨認，不要在互相間發生影響，而竟能用沉默，不動聲色來保持他們的行列的整齊。

碧空裏掛着月一樣的上弦月，松林繙着着熱的氣息，松的針葉子發出壓硬的輕微的震盪，像金屬物似的陰暗地發出悲鳴，又像遠遠的潮汐，當汎濫着海岸之後重又慢慢地向着海裏引退，用一種低低的歎息傳出無窮盡的千古不息的疲乏的音波。

將近十點左右了，這正是作念的日本人爲了倦於等候而暫作罷休——撥回了他們的埋伏的安全的時候，有聚衆的線索的人會了解這個時勢的，……然而依據翠衆的報告，日本人此刻正結集在×××附近的公路上，日本人要從時間上來消滅他們的疏忽和空際，他們還可能一等再等，然而這並不是說，深武路從此就可以封鎖得更好了，從此深武路南北之間要真的斷絕了交通。

那支隊參謀帶領着友軍的一個團，慢慢地向東走近藤嶺，在×××的日本人的礮堡和藤嶺之間通過公路，然後沿着公路的旁邊向西，再尋往常所走的道路。

隊伍已經走過了一半，山澗裏狂噪着無限悽切的一片蛙鳴。

支隊參謀下了馬，和他的小鬼一同站在公路上，叫那後一半的隊伍迅速地向着公路的兩邊躍進。但是這時候，他聽見薛埠那邊，相距還不到五十米遠處，有敵人的坦克車沉重地開來了，而且開始用機關槍向着公路兩邊作猛烈的掃射。

在當時，這被截斷於滬武路南北之間的「中國軍」的一個團的隊伍爲什麼不至紛亂地潰散，却能够服從他們的嚮導——那新四軍的支隊參謀的指引，至於安然地脫出險境？這是一件神奇不可思議的事情，……

支隊參謀對他的小鬼說：

——小鬼，你跟着他們走吧，不然你會發生危險的，……

就這樣，他的小鬼牽着馬，向着公路的南邊走他的去了。

支隊參謀只有這個命令是錯誤了的。他儘可以不叫他的小鬼走，如果他叫小鬼走，却和他在一道，倒不至發生什麼危險，——他自己是當坦克車換到身邊時方離開那公路上的。這時候，友軍的一個團的隊伍已經安然地通過了。他對於友軍已經盡了這一次嚮導的責任。他離開了友軍，獨自個在荒山上來回的亂竄，在尋覓他失去的馬和小鬼。直到東方發

白，他才在距公路不遠的水塘邊找到他的小鬼的一頂滴滿着血的軍帽子，這軍帽子的左邊有一條很整齊的刀砍的裂縫，這很整齊的刀砍的裂縫寄存着世界知名的日本單面劍的鋒利無比的劍鋒。日本人砍殺了他的小鬼，並且把他的小鬼的尸體也帶走了。

——唉，這小鬼，他一定在所過公路的時候受了傷，……或者他倒在水塘邊，因為傷口疼痛而掙扎，撥得水響，給日本人瞧見了，然後用刀把他砍死的。……

他把那血淋淋的軍帽子檢着帶回去，喃喃的自語着，眼眶裏掉下了一顆顆的懷念的熱淚。

這一次，只有那新四軍的艾薩特謀殺了他的一個小鬼，並且不見了他的屍。

（一九四一，六，四。）

原书空白页

## 後 記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看到東平，大概是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吧，那是他從日本回來以後，我們在上海忽忽碰到，又忽忽分開了。戰爭爆發之後，他便輾轉去內地，隨著新四軍的先遣支隊進入江南敵後了。我呢，不久到了西北高原，以後便到華北敵後戰場了，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等我一九四二年冬天回到西北高原時，才得到他的消息，不幸却是噩耗，當時東平已經離開我們一年多了。誰知道，誰又能想到呢，我們都還年青，最初一次碰面，却也就是最後一次碰面啊！

東平是一個默默工作的人。一九三二年他便出現於文壇，第一篇發表在「文學月報」上的「通訊員」，是寫土地革命戰爭中的農民意識底變化和悲劇，就被一些人讚賞；接着，他向文壇獻出了「長夏城之戰」，「憂鬱的梅冷城」，和「火災」這些堅實的作品，然而卻沒有引起文壇應有的注意。戰爭初期，他和歐陽山，草明，椰子南集體創作了「給予者」，由他執筆。這以後，他寫出了「第七連」，「一個連長的遭遇」，「向敵人腹背進軍」，「茅

山下」，這一連串的尤芒四射的佳構，在抗戰文藝史上，佔有了輝煌的一頁。遠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郭沫若先生便以相爾斯奈或巴爾扎克期望東平的將來，這不是過份的獎譽，東平是有這個前途的，可惜，在中途，他被敵人的子彈射倒了。

東平的作品是輝煌的。但更輝煌的是他的戰鬥生活和他爲人民解放而獻身戰鬥的精神。在他還很年青的時候，便投身于人民解放的鬥爭裏。「通訊員」就是他獻身於海陸豐大風暴裏的繁爛的反映。這個大風暴過去，他隨着幾個戰友，到了香港，在海上做漁夫，在街頭當過小販。由於他哥哥的關係和介紹，他加入了十九路軍，做翁照垣將軍的私人秘書，親身經歷了整個「二·八」戰爭的史程，也經歷了熱河抗戰在冰天雪地的古北口外保衛着國土。在「太白社」當過一個短時期的校對之後，他又到了香港，置身於促成全國團結抗戰的救亡運動裏。一九三五年去日本，不久回國，「八一三」之後，投入神來全民抗戰裏，到南京，山東，武漢，南昌，建德，安徽，……最後陪着新四軍的失速支隊，深入敵後茅山下。大概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吧，聽說他帶了魯藝的學生，遭遇到敵人，就退到一個四面是水的村落，只有一個橋是通外面的唯一的道路。第二天，這個村落也被包圍了，他帶學生從橋上衝出，一檢查，還有學生沒有來，他又衝回去，而用不止一次，一部份學生尋找出來了，他自



己却被人借用了。

從這個樸實的經歷裏，我們清清楚楚的看出：東平的一生生活，爲一以纈然的紅線貫穿着，這就是以身人民解放的鬥爭精神，他始終站在人民鬥爭的前線，內戰時期如是，抗戰時期也如是。最後，他的肉體在前線上倒下去，他的精神却在人民心中生長起來。他的遺作只不過是他戰鬥生活的一小部份的反射，他的最偉大的作品，是他的一生的戰鬥生活和以身精神，他的離去，又豈止是文壇的損失呢。

這本「茅山下」到我手裏的時候，是去年八九月間，離東平去世已是五年了，當它和世人相見的時候，快到六週年了吧？權且算做在海外對他的一點小小紀念吧。

集子裏所收的諸篇，是從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七月間的大部份作品，「茅山下」便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完成的，恐怕這就是東平殉國前的最後一篇了。原稿起先是由黃源先生保存的，後來交給新四軍先遣支隊的冰山兄，東平親密的戰友，他把它放在隨身的國護裏，原稿和他一同曾在大江南北縱橫了四年多時間，每次戰鬥時他都格外小心的保存着，直到日本投降了，它才有機會和蘇北的讀者見面。

「茅山下」這篇所反映的戰鬥生活，是先遣支隊到達江南敵後的初期圖畫，在一片被遺

棄的國土上，人民含淚度着牛馬的生活，剛從人民當中生長起來的軍隊，自然覆免不了幼稚和存在着某些弱點，他們一方面和敵人做着殊死的搏擊，另一方面也和自己的幼稚與弱點鬥爭，就在這樣的搏擊和鬥爭中，在不斷克服的過程中，他們生長起來，充實起來，成爲江南人民戰鬥的大蘇。在這個大蘇下，江南的人民和土地獲得了解放。今天這支人民軍隊的實況，和初期相比，已截然不同樣，不可同日而語了。

爲了實現和平，這支人民的軍隊，和相處八年之久的江南父老古別，和親手解放了的土地告別，揮淚北撤了，人民的退讓和容忍換來的是統制者的貪婪和意張，逆流在江南的原野上泛濫了。這是意外的，但也是意料中的事，遠在六七年前，東平就給我們勾勒出頭崗份子的面貌，他們的嘴臉在這本集子裏，不是還清晰可見嗎？這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從這裏，可以看出人民軍隊的過去和未來，也可以看出統制者的過去和未來，當人民已經覺醒四方盡起的時候，逆流的日子還會長嗎？

這個集子，在這個時候出版，我想，是很有意思的。

周而復

一九四七，四，十四日。  
香港北望樓。